

文藝半月刊
第十七期



行印社版出粹文

本刊特別啓事

本刊發行以來，荷蒙讀者諸君錯愛，給予不少鼓勵，實在不勝謝謝。本刊因酬答諸君雅意起見，故每次務必按期出版，從不後時，內容亦日在努力革進中，想為諸君所洞察。今第十七期已如期出版，「中學生園地」第一屆競選，亦已選出得標者，秋水軒主人文學獎金，即可發出，凡事似可告一段落矣。而此時適逢陰曆之年終年始，印刷工人，類須休息，故本刊擬即休刊兩期，待一個月後，再為進行。在此休刊期間，請諸君對於下列諸問題，多多賜教：

- 一、最歡迎者，為何種文字；
- 二、希望少登者，為何種文字；
- 三、應否改變任何方式；

本刊接到諸君意見後，當彙在一處，斟酌情形，遵照辦理。

紅茶文藝社謹啓

第七次詩謎底揭曉

(一) 涼 (二) 浮 (三) 經 (四) 澤 (五) 猜

一、期限 自二月十六日起至二十八日止

二、代寄郵費 四五條者五分。二三條者二分半。一條

者一分。

三、領獎人或委託代寄之收件人，其姓名地址，須與猜射時明信片所寫者相同，否則無效。

法辦獎贈

編者的話

本期中有一件很難得的作品，我得首先鄭重介紹，那就是集句詩二首。這是自稱「孤島老難民」的雷締庵先生的大手筆。雷先生是雲間的名宿，著作界的老人輩，名聞全國，恐怕我一說出來大家都知道，不煩我的多話。這樣的詩，不要說能集的人很少，恐怕能集得這樣好的人，簡直就沒有第二個。

王玉先生的善忘善記，一方面也是文壇掌故，一方面更是清麗的散文，我想讀者一定很喜歡。

傅朝陽先生的阿定，諷刺入骨，阿仙先生的某日的事，活潑可喜，同是寫學生生活的好文章。

幽詩先生的窮人的天下，大刀闊斧，另是一番氣象，看了真叫人覺得牠的慷慨淋漓，有聲有色。

本刊到現在，總算從未脫期，出到了十七期。現在，為了陰曆年底年初，印刷工人要休息的關係，所以本刊也想休刊兩期，這，對於我這個忙人，當然是很歡迎的，我想盡義務幫我寫稿的諸君，一定也贊成的吧。至於讀者諸君，我只好請他們原諒，希望他們也有一個好好的休息。



紅茶

〔文藝半月刊〕

第十七期

目次

封面古畫：「明翫半千畫山水」……秋水軒主人

情人……………金 戈……………二三十二四

一部紀念初戀的書……………吳紫金……………二十三

某日的事……………何仙……………二四十二九

阿定……………傅朝陽……………四一六

窮人的天下……………幽 詩……………二六一二五

集句詩二首……………孤島七旬老難民……………六

情人……………金 戈……………二三十二四

野風……………鳳 山……………七

某日的事……………何仙……………二四十二九

又是一條血痕：（長篇）……胡一德……………三〇一三九

我願爲藥……………郭 錄……………三九一四〇

南北……………史美鈞……………一〇一一

跳出黑手……………齊 車……………四一三四四

海上秋思……………吳丁謳……………一二

思鄉意……………王時英……………四四三四五

牢獄中出入……………（長篇）……丁 丁……………三十一五

父親死了……………沈天白……………四六一四八

善忘書記……………王 玉……………一五一七

插圖

創痕……………巴 彥……………一八一二二

補白



一部紀念初戀的書

吳紫金



——拉瑪丁的葛萊齊拉

『你的愛情將是純潔的，讓它有點兒憂鬱；甚至失意。可是——它是純潔的。』——高爾基。

赫克胥黎(Aldous Huxley)在一篇小說裏曾以一種誇張的讚美，說是一個人要誕生兩回，其一即在初戀的時候。在兒女愛戀的歷程中，初戀最眩麗奪目，最感動人，記憶也可保證最長久。陰鬱的愛倫坡有一篇散文記載着他有一次外出，憩息樹蔭下，聽到一對耳鬢廝磨的孩子親昵地，款款地訴說潔白而溫馨的話語，根觸舊思，使他這路人掉落了許多的眼淚。印度那位老詩人，太戈爾一篇小說中的男人公，當他有一個夜晚在躲避水災的堤岸上重又看到那已是一個少婦了的髫年時代的小情人，他的全身都炙熱了，他喊叫着這是無上的幸福的一夜。『時間迅疾地抹去了地面上的一切；』歌唱着自然，愛與死的詩人拉瑪丁(A. de Lamartine)惘然地說，『但是，永遠抹不去為愛刺透了的心上的初戀的痕跡。』

詩人拉瑪丁，以懇摯悱惻的情思，以音樂和繪畫的魔力，寫下一部紀念初戀的書。就用那位『最初的顯形』在他的心中『永遠不會失去光彩』的漁家女的小名標他的書：葛萊齊拉。他永遠不會不為這一個名字所感動，隱在紫羅蘭的葉底的唯一的名字。十六的芳齡早年殂殞，他像啁啾的小鳥棲在款擺的枝頭歌吐哀音；碎銀般的聲音，靈魂的音樂。據說有人會以之比擬白那廷·聖裴爾(Bernardin de Sainte-Pierre)的那描摹天真之愛的，當你還沒會念到幾頁，老人，少女，孩子，就已要統統變了態度的名著波兒與微姑，為甚麼要多來這一個『比擬』呢？同是法蘭西文學中一宗璀璨的遺產，一件至善至美的藝術品。

葛萊齊拉，意大利拿波里(Naples)灣海島中的一位漁家女，笑顏從無陰翳遮掩，目光滿含天真的清白。十八歲的詩人客居意大利時，因為愛慕海的生活，海的景色使他欣狂，便跟了她的父親——一個破落的老漁父在小艇中習藝，以艇子被暴風浪所擊壞的原故，寄留在她的家裏，未來的愛便利時築成了。這也是一

宗瑰奇的發現：由驚嘆而震慄，而滋長着單純的熱；而兩道一體的明潔的靈魂終於有一天把柔和無知的狎暱促緊攏來。生命融和着生命，宇宙也成了愛情，他們是平平靜靜地，被戀着，快樂的。他們此外不再希望些什麼，也從不作別的奢望。

在一個聖誕節的前夕，臉上慣常是晴朗的和快樂的漁家女突然地哭泣了，心和思想的陰影在她的容貌上展開了。是一種深沉

的苦痛，她不願意有這個震慄全心的一擊：老漁父爲着暮年的日子對窮困有保障，她許給她的表兄蔡佐，一個拿波里主要工場的工頭的兒子，一個爲自然褫去了被愛的資格的殘疾者；將在聖誕節之後訂婚了。老人不懂得少女的內心的拒絕，還把『沉默』和『眼淚』當作驚喜和情緒興奮所致；後來雖再經這漁家女好幾次的表示，但老漁父卻始終以爲這不過是少女的一種羞怯而逼婚益急，終於逼到這漁家女決意遁身空門去當女修道士了。在她出走的隔日，又給我們的詩人找尋了回來；婚議作罷，而她和詩人的情愛是長足地進展了。在彼此的生活中，要是少了他或她，一切便會完了的。這漁家女恐怕詩人終有一天會回到自己的鄉土去，每在冰山之後一望到法國就感到憂愁；而且她對於詩人收到的法國信，也生了疑慮而扣留了起來，將它用一枚鍍金的針釘在聖母瑪麗亞的圖像的背後，她希冀着聖母會嘉惠她戀愛，奇跡似的把本是要叫詩人回去的命令變做叫他留在她的身旁。

然而終有一天，十八歲的詩人被他的母親逼回去了。這漁家

女憂念交併，光芒從此黯淡；終於，十六的芳齡，早年殞落了。

『我不知道你的肉體的遺骸長眠何處？也不知道有否你的鄉人爲你誄弔？』是詩人拉瑪丁，眼中湧出清淚數行：『但是你的真正

的墳墓是在我的心中；在那兒，你是整個地被懷念被殯埋着。』

她並沒有死，可愛的葛萊齊拉永遠活在一個人的崇高而聖潔的記憶裏。

關於寫初戀的故事的書，可說是汗牛充棟，僅是我個人偶而讀到的，數量也就頗有可觀；但是像拉氏刻劃得那樣生動感人的，卻不多見。誰會不去默認年紀太輕的人是不能愛的？他不知道愛的價值，他只是在失去之後才懂得真的幸福；如同詩人所說，他只有虛榮，對了幸福也會臉紅。因而一切熱情的預感，過後便永遠成爲記憶和感傷了。我愛那段描摹年老的祖母在對可憐的破碎的小舟呼天搶地，在水沫中踩腳，做手勢要打那險惡的波浪，講波兒與薇姑的故事，不規則地呼吸着，從詩人的手裏奪去了書光望着。一個島上女初度認識了愛的心情，活現在紙上。

拉氏在這個作品裏對於景物的描繪，那種優越的技能够叫讀瑪麗亞的圖像的背後；特別是寫海，那銀溶溶的海，那浪花泡沫的海。雖然許遠比不上綠蒂的冰島漁夫或高爾基的瑪爾伐把海畫得那樣醉人，但已足以使得我們讚歎了。



阿定

傅朝陽

接着跑進來一個臉色焦黃的小丫頭。

「你死到那兒去了，你說！」王太太

睜着眼。

「我，我在三層樓掃地。」嚇碎了胆

子的回答。

景的小姑娘來，她快樂地跳到王太太的身

「掃地要多少時候的？懶骨頭！」

邊，一屁股就坐在王太太的膝上，把個頭

阿定驚惶地用手摸着衣角。

靠緊在王太太的胸際，烏油油兩顆眼珠望

「還不替我去買早點！快！」客湯包

着王太太的臉：「媽，早點心買了沒？」

！」

王太太邊把水煙管放到几上去，邊說

「還不替我去買早點！快！」客湯包

道：「還沒呢！」

！」

小姑娘跳了下來，鼓着顎道：「怎還

！」

不買？今兒九點鐘要舉行大遊行的。你看

從王太太手裏接過了錢，匆忙地在廚

道：「好，我馬上叫阿定去買！阿定！

房裏拿了一個籃子和二隻碗，阿定就衝到

——你姊姊呢？」

街上去了。

「好，我馬上叫阿定去買！阿定！

從王太太手裏接過了錢，匆忙地在廚

道：「好，我馬上叫阿定去買！阿定！

房裏拿了一個籃子和二隻碗，阿定就衝到

——你姊姊呢？」

街上去了。

「好，我馬上叫阿定去買！阿定！

從王太太手裏接過了錢，匆忙地在廚

道：「好，我馬上叫阿定去買！阿定！

房裏拿了一個籃子和二隻碗，阿定就衝到

——你姊姊呢？」

街上去了。

門在那時候打開了，跑進一個十歲光

她就從來不知道什麼美麗什麼享福。她不

知道她是那兒人，不知道父母是誰，她也

照在客廳的門上了。

從來沒想到那些東西過。她的腦中只在想着如何能在十分鐘內可以把早點擺在小姐的面前。往常的經驗告訴她，要是十分鐘內不把東西買回去，就會遭受到痛苦的責罰的。而從王公館到點心店卻須越過三條馬路。

她用最急促的步伐向前走。一條，二條，三條，終於她買到了湯包，放在籃子內，小心地提回來。

可是，路上忽然擠滿人了。黃包車，小塊車……像長蛇也似的停在路上。人們站在路旁，伸長着頭頸在等着什麼好東西的經過。她想擠過人叢，可是人像潮水一樣，再也走不過去。而且，擠來擠去的人幾乎把二碗湯包給毀了。

「怎樣辦呢？」她焦急地想。事實上，不等這些人散掉以後是沒法穿過這條馬路的了，她不能不站在人叢的後面，雖然心中焦急到十二萬分。

「來了來了！」羣衆這樣叫着。接着遠遠地傳來一陣幾千人的喊聲：「全世界

的婦女聯合起來！」「解放被壓迫的婦女！」「爭取我們婦女的地位！」……

「怎末一回事呢？」萬分焦急中的阿定也引起好奇心來了。「許是大出喪吧？」但——她把籃子放在一家雜貨店的櫃台上，也站起了腳，望着那邊。

首先過來的是一面很大的白旗上面寫着十個左右的大字，在那十幾個字之中，只有一個女人的文字是阿定所認識的——

這還是二小姐從前告訴她的。在那旗子的後面，行進着一大羣的婦女，她們每個人的手中都有一面小旗，胸上還帶着一朵花。

好不容易隊伍走完了。觀眾在「一個好看得也沒」「那個戴眼鏡的胖子旁邊的那個還不錯」「……」的聲音中散了。阿定癡癡地望着那走遠了的隊伍發了一回怔，茫然記起了湯包，趕緊提起了，急速地望家跑。

可是心神再也安定不下來了。她記起了那句話：「女人也是人，大家都是一樣的人！」是的，她也是人呀，為什麼——沉思中把身子撞到了電桿上，籃子扁了，湯包倒在地上，碗變成了碎片！

隊伍很長，單是穿制服的女學生子就有二十幾隊。有幾個還很小很小呢！在那隊伍裏的雖都是女人，但像阿定那樣體瘦小無人色的卻一個也沒有，全是像大小

姐二小姐那樣齊齊整整的。

集句詩二首

孤島七旬老難民

寒夜無寐百感環生默誦幼時所讀四子書或五言詩一章聊以抒憤
子欲居九夷。我則異於是。東夷之人也。罪不容於死。此之謂寇讎。則士可以徙。居
東海之濱。遂收其田里。貧賤不能移。年已七十矣。逝者如斯夫。可以止則止。凡有
血氣者。不可以無恥。蹴爾而與之。若撻之於市。富人之所欲。爲宮室之美。未若貧
而樂。君子求諸己。日知其所亡。(讀如字)亡之道在邇。洋溢乎中國。吾黨之小子。故
栽者培之。拱把之桐梓。

前詩意有未盡再集四言句三十二韻成詩一篇斷章取義未免牽強
敢辭侮聖之罪聊抒憤時之懷云爾(依古韻支微齊佳灰通叶)

四海之內。地醜德齊。交於中國。莫之或欺。當今之世。世衰道微。諸侯放恣。一「日
暴」之。欲闢土地。而撫四夷。侵予之疆。居之不疑。遷其重器。遂及我私。自南自
北。自東自西。率獸食人。靡有子遺。夫婦有別。(讀如字)而父子離。始「作俑」者。謂
之有司。脅肩詰笑。諉辭遁辭。是禽獸也。斯焉取斯。求若所欲。以若所爲。東夷之人
下愚不移。殃必及身。豈不爾思。必不能勝。見乎蓍龜。時「日」曷喪。人皆仰之。
彼哉彼哉。已而已而。仁義禮智。民之秉彝。今居中國。一以貫之。齊莊「中正」。
先之勞之。廣土衆民。經之營之。足食足兵。與民守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故
善戰者。往者不追。不如乘勢。不如待時。翻其「反」而。環而攻之。戰必勝矣。可
以前知。取彼凶殘。從而刑之。收其田里。反其旄倪。東面而征。以迎王師。一戰勝
齊。舍我其誰。

眼淚流出來了，心像蛇咬一樣，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沒有家，沒有父母，沒有力，一些都沒有。

拾起扁籃子，趨趣地向公館走。驚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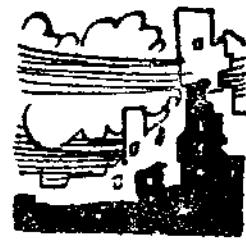
太大了，反使心像一些東西都沒有似的。走進弄堂口，就聽見二小姐哭鬧的聲音了。可憐的阿定，她難道有不走進王公館的膽量嗎？過了十分鐘不回來已經是一個大罪狀了，何況還把碗也打破，籃子壓扁？

「媽，用力打，這死丫頭害得我不能參加有趣的遊行！今天是婦女節呀！」二小姐哭着慟懥。

大小姐也躺在沙發上氣得臉發青。她想今天兩個鐘頭的化裝工夫是白化的了，而且，胸中所讀熟的一篇解放婦女的演說稿似乎也失了時效了。

不用我再描寫，阿定身上又該添一次新的傷痕了。她不再想我是不是女人的問題。她肯定地知道她不過是個丫頭。丫頭和婦女是有分別的。

太陽早就悄悄地溜出會客室了。



野 風

晚上，天空沒有月亮，也沒有一顆星星，四下裏都是烏黑的一片——分不出那裏是村莊，森林，高山，海洋。

呼呼的野風，好像要把地面上的一切東西都吹了去，伸展起它的烏黑的魔手，到處刮削着。它吹過森林，越過高山，一些都沒有阻礙，雖然引起森林發出呼呼的回聲，但它反覺得非常得意，山上的石塊被吹得向下亂拋，它更覺得驕傲了。

野風，它想趁這烏黑的夜裏，把整個世界都要吹遍。它吹過高山，叢林，現在又想吹到海洋裏去了。

瘋狂的野風，吹到了海洋裏，海洋裏頓時掀起了萬丈高的巨浪，發出了澎湃的吼聲，一時把野風的眼睛都遮花了，把耳朵也震聾了。野風受到了這出人意外的阻

礙，有些惱怒，立刻引頸長長的呼呼地大叫了一聲，向海洋的胸腹沒命地吹去。巨浪見來勢兇猛，用計向內退去了許多路，

貪心的野風就順勢竄入了海洋的胸腹。不料當野風竄下去時，陡從它背後掀起了萬丈巨浪，向它背部撲來，它一見連忙躲避，可是背部已受了重創。這時，野風有些顫抖起來了，對自己的力量也起了懷疑，它想如果回去吧，我一代英雄，豈不要給天下人恥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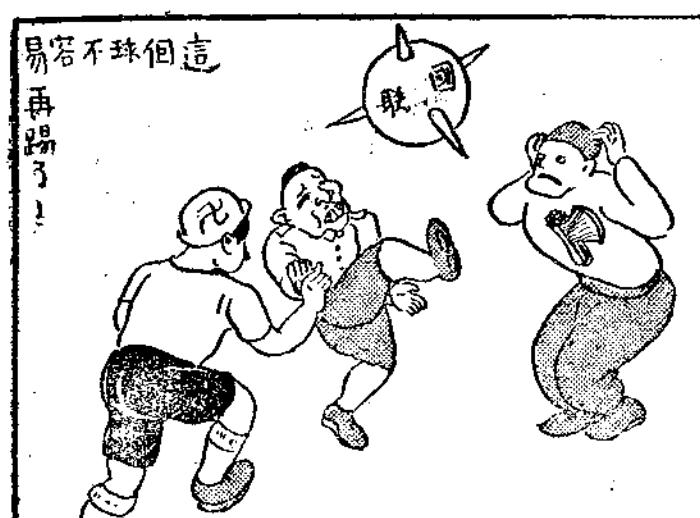
野風在左右爲難之下，決定再作第二次向海洋襲擊。巨浪知道它要衝來，隨即鼓足勇氣，用了更大的力量，向它猛撲過去。野風還沒有吹到海洋的胸腹，祇得退了回來。這次，它的左腳又受了重傷。

現在，野風再也無力襲擊了，祇是倚

鳳 山

着背，拐着腳，東避西躲，在它身上再也找不出往日的驕勇。看它被打得滿身是汗，氣喘不止，躲在旁邊看了好久的海馬海豹，暗笑着不作聲息，有時見了野風的窘態，互相眨着眼睛，做着鬼臉。

天色快近黎明了，野風掙扎得更沒有餘力。爲何它還不逃回去呢？大約它是要葬身於海洋中吧！





今年的願望

燕翼



——新生日記的第一篇——

爲了心中偶然的感觸，我看到了申報上的一段廣告後，終於又跑到實飛書店，付去了身邊僅有的七角大洋，買了這本『新生日記』回來。

記日記在以前對於我祇是一件玩意兒，我會斷續地記了半年而又放棄，我會胡亂地畫些漫畫來代替寫字。不過，今年的日記，我希望能好好地記下去，一天也不能少。或許，今年這本新日記會重要地成爲我整個生命史的幾頁。因爲，一個人在年青時候是最寶貴的。呵！這寶貴的年青，這偉大的新生命，我要好好地記着，我要把最寶貴的年青永久地記着。我在幾十年之後，我要在一羣最寶貴的年青人最天真的小孩子間，舒適地躺在沙發腳邊，讓我的媳婦含笑着立在我的身旁削着生梨，一片一片送到我脫完了牙齒的嘴裏來。我的兒子輕輕地喚着孩子，讓檯上的燈發着幽雅的光，我撫着自己灰白的鬍鬚，合上了我的老眼，聽着

我最大的孫兒清晰地一頁一頁地讀着我寶貴的年青時的日記。我的臉上露着不可遏止的笑，我要細細地回味寶貴的年青時的一切。我想像着那時人間最純潔的快樂。

這裏，翻開了新生日記，第一頁就是我們偉大的蔣委員長的肖像，我以最虔敬來恭祝我們的領袖萬歲，我們的大中華民國萬萬歲。

照例地，日記的開始先得說些本年的願望。我是庸碌之輩，不敢生非分妄想，不過在我的心裏，卻又潛伏着一種願望。我不想做一個怎麼了不得的人物，我祇想自己不要太庸碌。我要做一個『好人』，不過這『好人』的範圍太廣，儘管我的願望時時在督促我做一個好人，可是這理想中的『好人』，我是始終沒有做到過。

爲了環境和其他不知什麼方面的刺激，近來似乎是變得靜一點了。以前，我是一個最愛動最無情的人；但我現在完全變了，我居然會看了郁達夫的還鄉日記而流淚，會看了張恨水的小說而歎惜。最可笑的，我這樣一個無情的人，到黃金去看了金素琴的好姊妹而居然會流了一夜的淚。我不知流淚的原因，我不知爲什

麼我會被感動，在我心底深處，祇深深地感覺到人生的淒涼。以後我得好好忠實地寫我的日記，要寫出我心中的話來。我要看自己是怎麼一天一天地在變遷着。在去年日記裏，早就寫出了我所

遭遇的環境和事物是怎樣地把我這樣一個無情的硬漢突變到像現在一樣的愚弱和善感。我要借日記來警惕自己，使我在無形中改善。我說日記是每一個人的鏡子，每一個人應對這鏡子照一照，自己有沒有不好的地方。這便是我對這本日記的最大的願望了。

我是一個自己很能瞭解自己的人，我能很公正地評判自己的行為。我明知一件事不好，但我偏會去做。我明知讀書要用功，但我偏是敷衍。我明知常到人家那裏去會被討厭着，但我卻偏要去，偏要接近那些討厭我的人。那是我太沒有勇氣太沒有決心嗎？我不能回答。近幾月來，我已變成了一個連我自己都說不出所以然來的古怪的人。我有時在半夜睡夢中醒來，腦中會起伏許多

不同的思潮。彷彿記起外邊大門還沒有關上，但我又想到在睡前不是看見僕人把門上了鎖的？我竭力想放棄這種胡思亂想，但它卻偏不斷地煩擾着我，還彷彿聽到室外有着奇怪的聲音。我底腦辯論着，我底心很不安，我非要親自下去看一次不可，否則我的心便不會放下來。我到學校裏去，有時路上突然會想起似乎有件東西遺忘在家，我就立刻回家看個明白。醫生說是神經衰弱，嘿！這樣一個混統的名稱，我不看醫生也知道自己是神經衰弱啊！

有人說我是一個「偽惡者」，我是在摹倣約翰生，我是在崇拜

郁達夫，我自己也疑心。不過，不管我是偽惡者，不管我是神經衰弱，我總希望從今年起，讓我的願望統制我的思想行為。

我過去在家中的行為並不好，我祇是像小孩子一樣。我會因一點小事而引起父母對我的不滿，我會因芝麻一樣大的小事和年幼的弟妹爭吵，以致引起父母的不安。我並非不明瞭父母苦心，但是我不能改好。在我凝神靜思的時候，我常會想起一幅慈母育兒的圖畫來。我慚愧，我懺悔，我會不覺打着我自己。我握緊了拳，頓着腳，從我的心裏吐出一句話來：『好！讓我明天起改好吧！』明天是否改好，我又不能回答了。雖說我這些全是孩子氣的行為，不過像我這樣長大的人是得不到父母底原諒的，就連我自己也不會原諒我自己。現在讓我來宣誓，今年起，讓我澈底的改過吧！

功課，我是每天都想用功，在我的日記裏每天都寫着『讓我明天起用功吧！一定用功。』這樣一句話，但始終是沒有用功。我還能怎樣替我自己辯護呢？

『過去的已成了過去，任憑哭瞎了眼也不能挽回了；這未來的一切，正期待我自己去搏取，努力吧！』這幾句話是用來安慰自己的，來掩飾自己的，在我每天的日記裏都有這麼幾句。我對不起自己，我慚愧，我應該努力，使我小小的願望實現。我準備在二十九年元旦寫着今年的願望的時候，自己沒有一絲的慚愧，沒有一些自欺自的地方。好！等待着吧！



南北

人美約

每日踏上這靜穆的街道，酒醉似的太

來，她不會誤會我省車錢的窘態嗎？吁。

陽，老帶着迷惘氤氳，使我臉上起了炫異

「×先生，你走路也是消遣嗎？」

的閃爍。一條黑狗，一株梧桐，一朵紅花，與一個淡漠的影子，依然那麼輕盈地，跳過眼前。因之，我熟練了那路程，步行竟成了習慣。

雖然我教書的學校離家並非遙遠的，爲了自然的興趣，我每日抽出時間，讓兩腿勞動，後來幾乎非如此不行啦。

今天我挾了皮包，散課以後，依然不

示在途中，自己胡思：別怪學生們將英文

默寫常常默錯，或者句法上忘了一段，縱然學生作了先生，我變了學生，恐怕未必有一百分吧！

猛然蘭麝般的氣息，襲近身畔，明明一個高二學生已追上了我。我頓時急迫起

「在這裏與你相逢，我是欣幸的。」

「確是你的高見，」她流水般的調子：「至多，不過投進了戀愛之網，青年男女，原多桃色糾紛。」我以此矜持，不

而不活動的她，口齒是如此伶俐。我簡直有些迷惘了！她與我同着路，她怎麼也朝這邊走，從沒有遇見過呢。

「你家離此不遠嗎？」我斜轉眼問。

「不，新近搬了家，」她詩樣地吟哦：

「現在住在××路了。」

呵，恰與我家不遠，約有半里之遙，於是我們就同行了。

整齊而不合致的脚步，在象徵各人血的循環，甚至全體的細胞。

有意無意談論着人生的甚麼與怎樣。我消失機械的疲乏。

我感慨地說：「人生是甚麼一回事喎？」蜜絲×，十年前我也和你彷彿，全無心事地進學校讀書，這真是快樂呵！」

她否認的語氣道：「我想未必吧，你怎麼知道我沒有煩惱呢？」搖動纖纖的長髮。

「至多，不過投進了戀愛之網，青年男女，原多桃色糾紛。」我以此矜持，不能再問她甚麼了，豈非不妥當嗎。

她又反問道：「你以為，讀書的人，全不知道悲哀，是不是？」

一般情形而已，但不透澈，被其尖銳的反射，真使我奈何了。

到了接近鄉村風味的半路，也瞧見灣灣的楊柳，孩子們在空曠放紙鳶，牆內的桃李，爛然伸出牆外。

綿延的詞語中，她說明她已結過婚了，我猜她尚未訂婚，為對象而生的躊躇竟完全錯誤了！

接着不滿似拉出二個假如：假如丈夫干涉妻子上舞場，假如丈夫監督妻子的交際，是極不合理的。常常有一種女性，死守着家庭。

於是我的心臟，無疑的，攬動起來啦！
「着她這樣賢淑的人，原來是這樣浪漫。

本來，中國社會內，家庭婦女不必上舞場，同時潔絕交情，顯為悲劇的萌芽，實在是極不道德的。自然該雙方合意遵守，我就亂想她的放浪的動態，不可抵抗。

她連續發問：「正確的時代新女性，

豈是必須走出家庭，一無勞動地以享樂為標的？」

果然，她的面色變得異常沉毅，不能回答，兀自挾着書箱，走着，走着。

這時候，我方始鼓足勇氣，再重復觀察她的一切，上課時的印象，多數是模糊的，她是橢圓的臉，略形瘦削，眉梢一顆

粒，脂粉稀薄，頭髮並未燙過。再向下瞧，紫舊的春大衣內，是件方格的國貨布袍。僅一雙高跟的網鞋，彷彿華麗了些，對她浪漫的信念，我不免惝恍不定，但想她適才言語間，曾流露婚姻的不滿，當必是丈夫干涉她的行動。

疑惑思維，並無答案，我們依然同路走路，看情形，她不會再乘車的了，難道喬裝的僕僕嗎。

不一會，她又似有所感地說，「最討厭，我的三歲的孩子，常將鶯字識烏字，亮字識光字，上下倒置。頂沒辦法。」請看我們夫婦生活日記的序言。」指着一本小型硬紙面的日記，我細細瞧時，有這麼幾句：「避免一切疑猜，合作，努力，尊重彼此的人格。夫」以下「不作無謂的消費，致力美滿家庭的實現。妻」

這樣，她門還是模範，豈有行動不檢情事，所云跳舞，交際，原是她偶然的試

樣，又非盡職的賢母了。那麼，讀書外，浪漫的交遊，是不免的。她將孩子的處置，不是有些含混嗎。何況，這麼年輕就生了孩子，三歲啦，母親也極年青呢。

心中遊移着恐怖，我困頓在無限遐思中了。

將近她的家門，她突然立住了腳，打開書箱，拿出本幼稚園課本。其間夾雜方塊字，上面有她丈夫的題簽，她自白說，

「這是我每日預備，而努力教授孩子的。」阿，她親自教授，沒有忍耐力而遊閒的女性誰能當此呢，我適才的論斷顯然錯誤了，我覺得不好意思。

她和藹地一笑道：「你怕有懷疑吧！」請看我們夫婦生活日記的序言。」指着一本小型硬紙面的日記，我細細瞧時，有這麼幾句：「避免一切疑猜，合作，努力，尊重彼此的人格。夫」以下「不作無謂的消費，致力美滿家庭的實現。妻」



海上秋思

吳丁諦

探而已。因此我的發問，她認為同意而多餘的，索性不答而寂然了。
晚風吹過，我不禁誘發寒慄，一瞬間我不好意思笑。

「好了，再見吧，×先生。」

苗條的背影，鯉魚樣穿進門裏去了。

我深深悔恨，被直覺的判斷所誤了，我不但覺到自己的不聰敏，且堅定將來的思維，非大大訓練不可！我辜負了 John Dewy: How to Think！

枯魚行

瞿 鬱

寇掠沿海漁戶，脅其入村覓糧，不返則屠其全家。

刀尺寒衣百不堪，山花紅老陣雲酣。龍蛇未死身猶鬪，鋒鏑餘生味久諳。已似猿駒悲懼下，更無雞犬託淮南。雙肩埋沒知多少，猶覺人情未盡參。
半翦淞江憶舊游，竭來無計共沈浮。杜陵虛幌秋闌遠，庾信鄉關落日愁。未解菩提終執着，應關大計尙難求。溪花了了空潭意，吾亦何嘗辨馬牛？
悵望無言百感收，平生蕭瑟况悲秋。聽歌滄海先逢鳥，極目寒郊莫倚樓。樹繞青山憐一髮，心隨白刃斷長流。滔滔東去垂垂暮，大廈邱山要萬牛。

浮光石火急汎瀾，今古成塵一例看。黃葉打門催夢墮，青楓爲鬼逼更闌。人生去日多堪惜，峩峩來時再遇難。結客少年場上意，回頭歌哭更無端！

彈指匆匆刲後塵，吾曹陽九總艱辛！春華秋月天空老，鼠臂蟲肝誰與親？怕舞郎當偏舞鶴，更勞黃葉作勞薪。風沙滿眼嘆憔悴，哭向牛衣恨不辰。

欲寫秋光來筆下，可憐眼底更無秋！驚心白日低頭窄，冷眼黃金繞指柔。不樂還有人作樂，銷愁未必我無愁。山靈一載千重刲，鶯怨猿啼夢亦休。

茫茫十八灘頭路，幻盡魚龍落日哀。有限風光流水去，無端烽火逼人來。一年頓似埋蕉夢，百刲還成不死灰。直到而今蕭瑟甚，治春都作小紅裁。
憑誰天問問沙蟲，欲下寒塘暮雨中。但見低眉如老幹，豈知抱怨向東風？斷無昨夢憑雞肋，須信春泥問爪鴻。如此人間原草草，還應寂寞守終窮。

欲持糧去負吾村，不持糧去負吾親。吾親別時暗搖手，拚以全家脫兒身。吾妻欲啼刃在頸，但指鄰戶戶橫陳。全家落賊羊待宰，全村詈我狗可醢。悠悠此恨訴與誰，高高者天滔滔海。嗚呼，平時見慣枯魚泣，身作枯魚有今日。

牢獄中出入

(續)

(二三)

特別法庭，畢竟有些特別，就是在看守所，除了原有獄卒之外，還有特派的士兵，他們的任務，守護看守所外，每個囚犯提審時，他們也得派一個弟兄持着盒子砲跟隨着，以防萬一的發生脫逃等情事。

同情我們，認為我們是絕對不應該坐牢的，而現在要我們坐牢的人正是該坐牢的壞東西；可見青年的腦海是純潔的，他的思想被黑暗蒙蔽着，一經把這黑暗戳穿，他就會覺醒過來了。

隔了一個多星期，我被提審了。我對提審並不怕，而且希望能提審，因為提審了才得解決；尤其是C君告訴我，他已為我奔走得有了頭緒，一經提審，便有即行開釋的可能。至於我的不怕，原因是我幾天中已經探聽得明白，這裏的審問是比較合乎法理，就是不會隨便用惡毒的刑罰；既不用刑罰，那就沒有顧忌，即使他們要關我若干年，倒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所以大洋錢，他們卻往往不肯受錢的酬謝。

有一個無錫籍的士兵，我記不起他的名字了，他也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和我特別親近。經過幾次的談話以後，他很

想得到的問話，還不是那麼幾句想得到的答復；在我認為答話沒有什麼破綻，而法官沒有什麼頭緒可得到吧。但我的朋友C君卻為我着急着，他知道我審問過了，又去見那庭長。據朋友告訴我，問題是並沒有什麼，不久就可解決，他們因為我的「名氣太大了」——這是朋友的話，所以他們不能太隨便。如果說我確有其事吧？卻找不出真憑實據來；如果說我沒有關係的朋友。他們時常到牢房裏來和我們談天，我們如果有事情，獄卒不敢擔當的事件，他們也會幫忙，而且，獄卒開口閉口是大洋錢，他們卻往往不肯受錢的酬謝。

有一個無錫籍的士兵，我記不起他的名字了，他也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和我特別親近。經過幾次的談話以後，他很

有什麼可審問的呢？還不是那麼幾句同。他們是被控告的，舉有十大罪狀或八

大狀狀一類的事件控告的，所以他們比較難分辯。我看他們時常翻着法律一類的書，繕撰着辯訴狀，一字一句之微，他們往往費盡心思去推敲。但我們青年則不同，除了提審時的當庭答辯外，很少有做辯訴狀的。

一星期過了又是一星期，日子過得真快，看見有人押進來，也看見有人釋出去，或者確定了刑期而移送陸軍監獄或模範監獄執行。但我的案子卻沒有動靜，據各個朋友的消息，對我有關各地的當局有的復文很不壞，也有若干黨部的委員爲我保證。於是我發動了，就是也撰寫狀子，一方面催詢，一方面辯訴。

撰寫狀子，這事我是絲毫沒有經驗的，可說是破題兒第一遭，既不懂格式，也不懂稱謂，而且使大家驚奇的，我是用的白話文。特別法庭該一切特別些，我們青年人中也會有上過狀子的，據說也是不合法式的，然而法庭裏照樣有批示。我且不管他，也不聽自以爲老於打官司的土劣們

的忠告，自己不能稱「鄙人」，應該稱「民」，而我偏偏不改，有時竟直稱「我」，同寫信一般的寫了起來；送出去。隔了二天，居然也有批示：「狀悉：待調查後再核。」這使土劣們嘆爲奇事。

既來之，則安之，牢裏也儘有消遣的

方法；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樂得大家自慰爲「休養」的過着平靜的日子。

（二四）

從一個獄卒的那裏，得到所長有調動的消息，據說新所長已經委出，不久要來接事了。

話雖多，可是談不出一切結論來，結果是且設法分頭託牢外親友去探聽新所長的姓名，籍貫，以及過去的歷史，以便再行設法疏通。

過了兩天，新所長的姓名籍貫都調查知道了，而且知道以前在擔任着某處的所長，是一個老於看囚犯的傢伙，便進行疏通的事。

新所長接視已定了日子，疏通的事還沒有好消息來，於是土劣們惶急起來了。幾個比較活動的人便正式聚議。我雖不是大家有些憂慮，尤其是吃不起苦頭的土劣們，他們更惶恐，橫豎真的閒着沒事，

便都以這事件做談話的中心了。

「他會來有意和我們爲難啊？」

「他會把一切優待的辦法都取消嗎？」

「取消便讓他取消得了！」

「我們不能以現在的情形和他力爭嗎？」

一法。用大洋錢去辦交涉，大約十分有八分把握，萬一大洋錢打不通，那末能連合起來和他搗蛋，呈控，胡鬧，有意爲難。

不過這只能放在後一步，先禮後兵，首先還是送大洋錢。送大洋錢的原則決定了，

於是討論數目，和如何籌集的辦法，以及將來如何送到他手裏。我聲明在前，我們吃反動官司的青年，是拿不出錢來的，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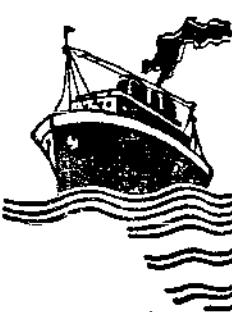
事情我們去幹，但出錢是不來的，錢應該由他們土劣之流拿出來。他們認爲我的話是對的，我們青年人不須要出錢。交換條件，就是有許多應該出錢的人，由我去說，因爲老年人似乎對青年人忌一着，因此決定總數爲×千元，由我去分頭勸募，其實爲了怕吃苦，那有不願出錢的呢？偶然有幾個調皮的傢伙，到無可推託時還是要拿出來。

接事的那天，起初情形非常嚴重，牢房的門一列關起來了，把我們也都關在裏面。新舊所長會同着巡視一週，還要點名；後來，我們四間特別優待室裏的人，由

獄卒開了門，出來排列着，聽他的講話。

新所長講話的口氣並不嚴重，我們想，入國問津，也許他已經知道了我們的內幕，所以如此，情形就鬆懈了。

「錢的魔力真大呀！」我不禁慨然一



善忘善記

王玉

邇來，雖則幾次都沒有說出口，心裏卻這樣想過，想把「善忘草」介紹給一個似乎需要它的人，因而記起了「善忘草」

，也記起了「善忘草」之外的一些事。

吃過不少「善忘草」的，但還是記得清清楚楚的，縱然到兩年了。

整整兩年了，一個失去春天的春天，事情已經到了不是記憶便是忘卻至多也不過剩下記憶而已的時候了。初以爲負疚不該是我的，漸漸才悟到該我負疚，負着無限的內疚，讓烟與酒暴棄着自己，從日到夜，人遂病倒了，幾乎像是找尋到的，人

卻始終是老父親的寶貝，於是被帶到醫生面前。

脈搏像真會跳出一個人的心事的，五十開外的王醫生按畢脈開始在指間掄轉着小羊毫慢吞吞地說，用近似京片子的安徽話：

——不要喝酒，不要抽煙，不要想：

——不要同女人——白相。

最後他在他的語彙中挑出一個上海詞來，說得較沈重。

老父親親自打開一包一包的藥，用老花眼仔細瞧每一包裏面的一張印着小紅字

的藥名與藥性的說明，他忽然點頭說：

——名不虛傳的好醫生……你的病就

在念念不忘，這裏有一味叫「善忘草」。

其實是一種普通的藥，卻有這樣一個好聽的名字，我用它作為一篇短短的散文題。

× × ×

短短的散文，像那篇「善忘草」一樣，其時我陸續地寫了不少篇。其時

，除了立報和辛報，在這裏，還有一個新出的南報，傅彥長先生這樣介紹過：

——現今，南報的副刊南風，倒是真正為文學的副刊。編的人是林微音，就是那個常常來這裏吃茶，走路像蛇行的。他寫的長篇小說專門打電話。

這些散文，以後就發表在這編排得異常精緻的南風上，同時在這上面寫文章的，為數不多，大半是未識的，卻有一個最老的朋友寫得最起勁，他起先用的筆名是何多日，後來，又用何爲和上官雲，還有許多，多到我也弄不清了。在南新雅的茶座上（那時還有北四川路的北新雅）朱維

基先生會說過這樣的話：

到底叫你何先生呢，還是黃先生呢？

因爲他在文藝上發表詩時偶又用黃河

清（後來才知道別人早用了這名字），而其實，他姓呂，叫呂亮耕，他可以說是專寫詩的，散文也像詩，在現代詩抄上寫過幾首，戴望舒先生很讚識。他和我真是最老的老友了，他是湖南人，我和他相識卻還

在紹興，幾年前。那時候相遇在上海，我們幾乎每天在一起，我們又每天和茶在一

起，他沒有用一句安慰的話，卻安慰了我一時期沈沈鬱鬱的心境。那時別後，在紹興又相遇了，我們辦過一個刊物，叫文藝行列，不久就讓飛機炸散了讀者也炸散了作者和編者。再知道他的消息時我在一個遙遠的古城，他也到了長沙了，在中國詩藝社裏主持着一個詩刊，詩刊又在飛機下流了產似的，他也侍堂上回了益陽故鄉，從茲音信杳然了。我對他的懷念是無時或

能的，他一定不再在此地了，卻不知道被認為「心地最好最對得起人」的他和他的「錫娘」之間而今又怎樣了？

紫金，爲了他，我的牽繫一直遠拋到海外，但我卻失去了他在爪哇的地址了，雖則，那也只是他的哥哥的。他在將近出國的時候有過一封信，告訴我他是八一三

才離開水電路學校的，什麼東西，他的以及我的，全拋棄在瞬息成爲火線的地方了。

在那些東西裏面自然沒有挺值錢的，但在我是萬樣的寶貴：一條一條青春的痕跡都在那裏面。不過我要告訴紫金，不幸的倒不是那些記載過去的東西的遺失，而是遺失之後的始終不忘。人就是無論如何也拋不了過去的，紫金，不是也幾次三番地寫着「一自失去了你」，不是還要在略略形似的風塵少女的眼睛中尋她「舊日的世界」因而默默地和她對坐上一二小時嗎？

紫金也同樣以無言安慰我，最上的安慰原不是言語。紫金把舊恨寄在我的新愁裏，我把我的新愁憑藉他的舊恨，我們的憂鬱是共同的，我們的靈魂偎傍在深深的默契中。

然而記憶究竟是晴曠人的，紫金年青，但沒有年青人的健康。如今遠在異域，南洋的風光也許使他壯健些了，只是故國不堪回首，家鄉金門又比什麼地方都更早地被攫奪了，廈門也淪陷於後，「失去的

她」不知仍留在失去的地上嗎？紫金的愁恨加重了。

該不致想到便回人荒馬亂的故國的，故人的牽念遂只有持續！

兩年應該不是一段很短的時間，何況

，又遭逢大時代的最狂暴的風雨，然而，儘管是吃過不少「善忘草」的，依舊做不到「健忘」，大時代的暴風雨吹打散花花

與草草，縱使尋芳無地，記憶還是新鮮如前一樣，我又要怕懼審判官的口和批評家的兩眼了，我愛無言的安慰者如紫金，如看見，即使是熟人，少不得寒喧，我是不

但一無善狀足述，簡直無從說起的，像先前一樣，我又要怕懼審判官的口和批評家的兩眼了，我愛無言的安慰者如紫金，如

亮耕。

我只有這樣對人家說：我在世界上只有一眼眼，我的世界更只有一眼眼。這一眼眼的世界即是我的記憶，我爲什麼一定要退出我這一眼眼的記憶的世界呢？我不是善忘的，縱然吃過不少「善忘草」。

兩魚行

瞿 鶯

我似乎只是在遊，在火線的近處，在無數次的瘋狂的空襲下，在人潮中，在險灘危礁間，在千山萬嶺上，我似乎只是在遊，而且我終於倦了。

大魚濡沫爲小魚，小魚乃羨大魚腴。初生牙角卽反噬，大魚忍死難須臾。陰風一夜扇冤憤，白波連山倒蓬壺。豈無巨鯨與長鰐，相忘利害同江湖。明朝沙岸問勝敗，大小枯骨同專車。林間好音誰相喚，翩翩來集雙餓鳥。

創痕



巴彥



館裏請我去擔任一點工作，每月薪金只有四十元。要自己租房子，燒飯，思量了一番，終於謝絕了沒有去。其他的幾個友人也會爲我尋找門路，又機緣不巧，以致均未奏效。直到後來，因爲一個朋友新任了省立X中的校長，教職員方面大有更調，我也接到

一張聘書，要我擔任一些功課。校長和我是知己，如果辭去了吧要寫作。（那種親切的語言，我不知要怎樣地感激他們！）可是，似乎人情難卻，不得已，就只好答應下來。

在炮火聲中，在悽慘的秋陽光裏，我跨進了X中的門檻。同時攜了從前所用的書本，重新又踏上教育的講台。

這樣地挨過了一百多天，健康才勉強地恢復過來，但接着我也就失業了。

過去的「粉筆屑」的生活，我已經嘗够了苦痛，本來想趁這個機會改換一下職業的味兒，使自己的日常生活不致過於刻板，單調。

於是，在一九三七年暑假開始了之後，我便天天寫信，請託在各大機關服務的友人們代爲留意，介紹。但結果卻是失敗了。因爲受了戰爭的影響，各機關不是裁員，就是減薪，曾有一家報

爲了抗戰，戰區內的各大中學不是停辦，就是延期開學。我是中秋節前一星期才到X中的。那時候，學校裏的教職員差不多都到齊了，可是活潑的青年學生卻連一個影子也沒有一寢室裏滿躺着從前線歸來的負了傷的兵士，他們的那種可憐的樣子和苦痛的呻吟，使我聯想到中華民族是怎樣地在苦痛裏掙扎……我更知道青年們所以沒有來校的原因，實在是不僅僅爲了「學費」這一

個小小的問題！

教務長分配給我的科目是：初三甲乙兩組的國文，高一的本國史，兼初三甲級任導師。

「科目請教務長最好再酌量減去一點！」當接到授課時間表以後，我就連忙跑到辦公廳去，劈口第一句就向他這麼說。

「顧先生：不要減吧，因為初三兩班的國文，每週是十四小時，高一甲乙丙三班的本國史，每週只有六小時，統計起來不過二十小時，科目並不多。……」教務長向我微笑，他正待再要接下去說，卻被我的語音打斷了：

「我看這樣，初三甲乙丙組的國文和初三甲的級任導師都由我擔任。至於高一的本國史呢，就請教務長分配給其他的先生吧！」

他聽了我的這幾句話以後，沈默了半響，才點着頭說：

「這麼分配也行！也行！」

這樣，我的要求算是達到了。

自從搬進了教職員宿舍以後，每天除了整理國文教材和讀書寫作而外，其餘都是空閒的時候。每天傍晚我常常和一兩個同事到學校的近旁跑跑，覺得 \times 中的風景是好極了：陰森森的青山像黑塔似的排列在學校的四周，又彷彿是天然的城堡。在大操場的東邊有一個小湖，湖水明淨得如同一面鏡子。岸上上面鋪滿了柔軟的不知名的芳草，又參差地雜生着一些楓樹，幾根果木。血盆

似夕陽的光輝投在湖波上，便會反射出許多美麗的線條，紅綠混成一片，真和畫家們用的「調色板」沒有兩樣！至於校舍的建築，也很精美，在一片數百畝大的平原上，矗立着一幢幢的高大的洋房，它們的附近有蒼鬱的蒼松翠柏，有曲折的小溪澗，半夜裏常聽見「松濤」夾着流水的汨汨的響聲，真是一個詩的境界！

「這是理想的讀書勝境吧！」我暗暗地向青年們祝福。

度着清閒的生活，在這優美的風光中；可是精神上的種種苦悶並沒有完全擺脫，每次的，每次的看見成批的醫好了的戰士被卡車裝了去，而接踵地又是大羣的傷兵運到學校裏來的那時候，在我底心靈的深處，總感到一陣陣的隱痛！

這樣地一天一天過下去，學校當局規定的開學日期終於逼近了。但是一切器具都給傷兵借用，沒有能夠整理完善。經過了第一次的「校務會議」議定後，決定把「傷兵住校療治」的這個問題呈請省府去核辦。

最後終於解決了，——當省府發出「 \times 中應即開學，第 \times 傷兵醫院改遷」的命令之後，所有的戰士在一個薄霧的早晨便都完全搬走光了。

自然，他們離開了學校，空氣是變得格外的冷寂，不過這樣地只過了二三天，學生們也就接着入校註冊了。

這麼大的一個中學校裏，忽然有了許多的活潑的影子，使沈靜的如同一個古廟的 \times 中，立刻佈滿了蓬勃的朝氣！同時在我的

心中，也彷彿有一點愉快的溫水在流動着。

「在國家多難的時候，我應當取什麼材料，用什麼方法去教國文呢？」我在沒有上課的前幾天，一顆心就有點忐忑不安了。但是一個堅決的信念又很快地鑽進了我的腦海：「我要拿幾篇弱小民族的富有時代性的文藝作品給他們讀讀，使他們每個人的腦海裏都能燃起一把烈火，心靈上激起愛國的熱情，這樣地互相感染，潛移默化，才是領導者的應盡的責任！」

一個深秋的早晨，學校裏的沈重的號音嗚嗁地響了。

懷着鐵石似的心，拖着如鉛的雙腿跨上講台，上初三甲的第一課的國文的時候，我只看見教室裏只有二十多個學生，穿着各式各樣的制服，呆呆的伏在各人的桌位上。這使我似乎感到一點失望，壓不住自己的懷疑便向他們追問：

「為什麼人數這樣少呢？到那裏去了？」

「不，先生！」坐在第一排椅子上的一個學生站起來向我回答：「我們班上原來有四五十個同學，現在因為戰事發生，有的因了交通不便，到就近的學校裏借讀去了，有的家在戰區，不能來了！……」

他說着，一面凝視着我，臉上浮起了一道紅暈，像是被誰惱怒了的樣子。他正待再要講下去，坐在中間一排靠窗子的一個學生連忙也站起來搶着說：

「先生！我們這一班現在只有十七八個人了，因為坐在後面

的幾個同學不能算，他們是借讀生！」

他轉過頭去，用右手劃了一個半圓，再向我盯了一眼，便坐落下去。

對於這些答語，我有什麼理由可以再向他們駁問呢？……「唔，這麼說來，你們還算是幸運者呵！……」我點點頭，苦笑着。

在同一天上乙組的國文課時，看到學生人數也是同樣地不能滿額，可是我再也沒有勇氣向他們發言了！我只好忍痛地盡了力量講我的功課。

漸漸地，大家熟悉了之後，當我每天上初三兩組的國文課時，他們都要我「報告時事」。我總是推辭，並且誠懇地向他們解釋：正課要緊，我們要趕快把缺的功課補起來。

可是他們並不信我的說話，依舊口口連聲地向我要求：

「請先生報告一點時事吧，十分鐘五分鐘都可以！……」

「你們不去看報紙嗎？報紙上的大鉛字都是登的新聞消息。」

我笑着向他們說。

「不，先生無論如何要報告一點時事，因為先生的觀察力比

我們深刻，對於我們的國家的將來，當然總會知道一些！……」

青年人愛他們的祖國是怎樣地狂熱呵！……對於這些要求我真無法拒絕。在這種情形之下；被他們逼迫得不得已的時候，也就只好抽出一點時間來報告我所知道的新的消息。有時學生們正

聽得高興起來或是最傷心的那一剎那，突然地空襲警報又來了。題，因為有的學生年紀還小得很哩！到那時候教他們往那裏逃？爲恪守校務會議第九項的「一聞本市空襲警報發出後，本校教師應即退課，使學生能在短時間內避入安全之防空壕」之規定，我只能把話收住，將那一卷沒有發的國文講義重新又帶回宿舍去。

「我真不配當國文教師吧！學生們爲什麼天天要我報告時事？」

而不喜歡聽講呢？……」我常常這樣地暗自歎息。

題，因爲有的學生年紀還小得很哩！到那時候教他們往那裏逃？……不過，我想，學校裏總有一個辦法的吧？……」

我把話收住，將那一卷沒有發的國文講義重新又帶回宿舍去。

我一時說不出什麼話來回答他，後來我因爲還有一些簿本沒有批改，也就悄悄地走開了。

空中起了蕭瑟的涼風，日子一天天的寒冷起來。寢室外的梧桐樹的葉子，被晚風刮的乾乾淨淨，只剩下光禿的身子立在寒氣中了。

是一個星期日，我到數學教員陳先生的房間裏去玩，日常話沒有說幾句，便轉了談鋒，討論起時局來。

「看情形似乎不大好，你以爲怎樣？」陳先生沒頭沒尾地問。
「有什麼不好呢？」我不懂他的意思。

「關於戰事方面的。據無線電報告說：我軍已退出××，嘿，這樣一來糟得很！……」

「什麼？退出了××？」鼓大了眼睛望着他，我有點不相信。
「是的，——這是真實的消息！……」
「那麼這樣說來，我們這裏也危險了！……」

「是的，如果×軍再進攻這裏的話，學校的上課就要發生問題！」

過了幾天，學校裏的空氣似乎緊張起來，閱報室裏擠滿了許多人頭。同時，在青年學生的臉上抹了一層不安的色彩。

照例我每天上國文，他們總要嘈囁的。但自從××失陷的消息認實之後，不舒服的我一踏上講台，就感到教室裏好像沒人一樣。學生只是埋着頭，任我說東談西，誰也不發疑問。因此，溫度是給空虛壓得怪冷冷的！

在課後，也會有幾個學生跑到我寢室來問，他們的說話很激昂，很悲壯，很有意義！我總是勸解，安慰他們：

「你們還拿出過去的老樣子來！不必心焦，不必憂懼！實在到了危急的時候，總有安全的辦法爲你們着想的！」

然而，我畢竟是欺騙了他們！

是一個星期日的晚上，出乎意料之外的不幸事件發生了！

當校長召集全體教職員開緊急會議的時候，一種新奇的襲擊包圍了我的全身，猛烈地像刀子似的在我的心上刮着！……他用上氣接不到下氣的顫抖的聲音向我們說：

「諸位先生！昨天接到上面的命令，說前線危急得很。……

爲學生安全計，本縣各校都一律奉令解散！……從第五週起本中學就停課了！……明天星期一，各位先生可以整齊一下東西，因爲上面限定後天就要完全走盡的！……至於我本人呢，因爲守校有職，不能夠走，也不應該走！我是決定要留在這裏了！……本來學校的解散，是件頂傷心的事！可是在目前的情況之下，有什麼辦法呢？……各位先生是領導青年的良師，是製造國家柱石的匠人！我們以後必須設法，把學校遷移到較爲安全的地區去，這樣，可以使一部分的有志青年不致失去『受教育』的機會！使他們還可以在諸位先生的指導之下學一點中國國民應有的基本知識！……可是在目前，大家無論如何總要散開一下！……

校長先生說着這些話的時候，他的每一句每一字都清朗地響在我的耳邊，我的心被這些可怕的音波震動得幾乎要跳了出來！……等到散會之後，拖起沈重的腳走，好不容易擠出了人羣（因爲當我們開會的時候，有許多學生站在門外聽的）但是兩隻腿卻好像一點力氣也沒有了。在碎石路上，深一步淺一步地踏着，雖然無數根的路燈桿上已經亮起了煌煌耀人的光珠，但在我的眼前卻彷彿仍舊是昏暗的灰濛濛的一片！……

在短時間以後，「解散」的消息傳遍了整個的學校。於是各種嘈雜的聲曾在黑夜裏鬧成了一團。

我因爲要把『生活週記』整理一下，這一夜便延遲了一點睡眠的時間。正在沈思默想的當兒，五六個學生又跑進來了，我於是

放下筆來看了他們一眼，便問道：

「你們來有什麼事？」

「有話問先生。」一個連忙說。

「什麼話？」

「學校解散嗎？真不真？」另一個學生的聲音。

「你們既然已經曉得這個消息，那麼又何必問我呢？」

「是的，是的，……」他們同聲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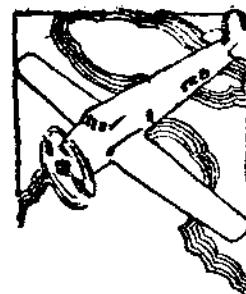
沈默了足足有一分鐘，他們的每個人的臉上都泛起了一道紅暈，是憤怒，是悲哀，我不能確切知道。總之，青年人的血是「熱」的！……

後來我又問了他們不少的話，在真摯的答語裏，知道了他們幾個的身世；因爲戰爭的屠殺，一家人都已散得精光了！

在六個人中間，有一個說得最傷心：

「先生！你們還有『家』呢！……我們是變了可憐的流浪人了！現在走到那裏去呢？回家吧，固然不可能，即使可以，奴隸的好像一點力氣也沒有了。在碎石路上，深一步淺一步地踏着，雖然無數根的路燈桿上已經亮起了煌煌耀人的光珠，但在我的眼前卻彷彿仍舊是昏暗的灰濛濛的一片！」

我們決定一同入伍，到前線去參加作戰，擔負起神聖的救亡的責任！……明天是學校的解散的日子，我們大家快要分別了，這一次也許是永久的離別啊！……



情 人

金 戈

後來軍訓期滿，將要回滬的時候，我替她拍了幾張照。

我有一個情人，一個賣花的小姑娘。

那時，我在蘇州受軍訓，每逢星期日，同學們都高高興興的到觀前街上館子呀，青年會打彈子呀，北局瞧電影呀的熱熱鬧鬧的玩一天，以舒六日來的辛勞。而我呢，恰巧跟他們相反，我喜歡到那清靜的虎邱去玩，有時就在那裏的茶館裏悠悠地坐上一天，到逼近歸隊的時候，才急急忙忙的僱了馬車回營。

虎邱有許許多的賣花小姑娘，我的情人就是其中之一。

我到了虎邱，第一件事是找我的情人。有時上山下山的跑了兩遍還是找不到她，我的心裏未免有些着急，一見另一個小姑娘上來兜賣花的時候，我禁不住的問她了：「素雲今天沒有出來賣花嗎？」——

素雲是我底情人的名字。那個小姑娘很俏皮的哄我道：「你在這裏？素雲正在找你呀！」恰巧她來了，聽清楚了她的話，紅着臉笑罵道：「囁爛你舌根！」那個小姑娘笑着跑了。

我們坐在後山的小河畔，望着那靜悠悠的河水，講着各式樣的故事。天邊的霞雲換着各式樣不同的圖畫，鳥兒唱着悅耳的歌曲，也有條白魚躍出水面打翻身。

當夜幕快要張開的時候，我是被時間追着要回營了。她陪我在虎邱道上慢慢的踱着，絮絮的不盡話兒。

「你騎了驃子回去吧，他是我的哥哥。」他指着迎面走來的一個驃夫說。驃子，我實在是外行，比走還慢，生着病，哥哥的驃子也給徵發去了。這時候，又沒有人玩虎邱，我的花……」我搖

皮的哄我道：「你在這裏？素雲正在找你呀！」恰巧她來了，聽清楚了她的話，紅得字，我們也沒有寫過情書；不過，有時我抽閒到虎邱去望她。

後來，上海打仗了，敵機四出亂炸。落在蘇州的第一顆炸彈，把我以前住的營房——老五園，炸毀了。老五園離虎邱沒多少遠，我就一直擔心着她的安全。

自己忙着救護的工作，老是抽不出時間到虎邱去看她一次。後來有一次，恰好輪到我輸送傷兵到蘇州去，才有機會去望她一次。平時的笑容，不能在她臉上找到。她憂鬱地告訴我道：「爸當差的那個公館，逃到上海去了，爸沒了生意。媽又

着手，叫她不要往下說了，我不忍聽；我把袋裏的幾塊錢統統給了她，第二天趁原車回了上海，也沒有再去看她一次，這是我永遠感到遺憾的！

戰事一天逼緊一天，大上海不幸淪陷了，蘇州也很快地落到了魔鬼的手裏去了。我更加沒有機會再去看她了。

到現在，已經一年多了，虎邱早不是以前的虎邱了，將滿是那些執着膏藥旗的魔鬼們了吧？

我的情人又怎樣了呢？

我老想到虎邱去看看她，可是終因爲不情願跟那些惡鬼們鞠躬受辱，所以一直沒有成行。

到現在，已經一年多了，虎邱早不是以前的虎邱了，將滿是那些執着膏藥旗的魔鬼們了吧？

『好，好。謝謝諸位美意。』『哈哈……。』一大步抵得上三個常步。小金跑了過去，側着頭，聲音低得像蚊子。

『王先生，今晚請到新光去，賞個臉……，票子已買好了。請……』

小金好容易做了幾分鐘的政治工作，王先生才答應下來。一響腰，小金的心上開出了一朵快樂之花。

某日的事

何仙

× × ×

『離影片開映時間祇差五分鐘了。』

一幀照。誰都爭着要看，都伸出了手搶來看。豐滿的身子襯托出清秀的臉，微笑着露出

『急什麼！頂馬桶蓋是不會輪到你頭上的。』

小金在新光門口，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不斷地看錶，想。他想怎麼不等王先生一起來呢？他不禁埋怨自己來得太早了。

小渦兒，手執着繩子笑着跳，跳着笑。……『這美麗的小鳥兒，誰照的？』『「苗頭」！要不是小金幾次託我，決不會有這樣驚人的成績。……』

『說話輕些，又得讓人張大了眼說閒話了。』

和我們的小金先生。』

『「苗頭」！要不是小金幾次託我，決不會有這樣驚人的成績。……』

這樣吧，等會兒買六張票新光去，「苗頭」也一份子，贊成嗎？』

特別張大了眼，對面撞來幾十個南山的乳峰，小金想找一個穿純紅色絨線衣的。失望了，他覺得有些眼花。

託老悲打電話，問王先生有沒有離開學校。『快！快！』

「拍拍拍拍……。」

一陣拍掌聲從裏面傳了出來。小金急得啼笑皆非。眼前清寂得很，幾個穿制服的僕歐開始把門外的布簾放下。……

小金向外望着，等着，看着錢。

『「苗頭」來了！小金！』

依着老悲的手指，他看見了王先生，帶來三個女學生，笑着跳，跳着笑。……

『嗨，嗨！』

老悲打破了室內寂靜的紀錄。於是就開始工作檢討，好在各人的地位無形中已成方桌會議的場面。

『全體肅立，唱黨歌……』

『慢來。先請小金報告工作經過。』

『說也慚愧，經過談不到，不過有一些相當效力，這還得先謝謝老悲的指導。』

『好吧！我的台都給你埠光了，說我

在門口買票子。……』

『抱歉！抱歉！你誤會了，老悲，小弟這廂有禮了。』

紅茶（文藝半月刊）

第十七期 某日的事

身着洋服的小金，抱着拳頭，儘向翹起了腳的老悲作揖。一揖到地，這情景使得大家破口大笑了。

『小金先生報告效力程度。』

『不！應該先由出了新光門口談起，以後談到吃晚飯，如何，如何。』

『冤枉人了，老張。本來在你們一個

個在門外溜開之後，伊就知道「苗頭」來了

，就問我「陳先生到那裏去的？」我推說

老悲打破了室內寂靜的紀錄。於是就開始工作檢討，好在各人的地位無形中已成方桌會議的場面。

『全體肅立，唱黨歌……』

『慢來。先請小金報告工作經過。』

『說也慚愧，經過談不到，不過有一

些相當效力，這還得先謝謝老悲的指導。』

『好吧！我的台都給你埠光了，說我

在門口買票子。……』

『抱歉！抱歉！你誤會了，老悲，小弟這廂有禮了。』

『我認為請人吃晚飯，並不是件含有神祕性質的事。』

『小金，不要吃了飯忘記我種田人。

『小金，不要吃了飯忘記我種田人。』



窮人天下

鮑詩

咱們一家是山東人，可是不能在山東活下去。十三歲就跟着祖父和母親，流浪到山明水秀的江南來，江南，是這麼一塊美妙的地方啊！

咱們在鄉下過慣了，江南來還是做鄉下人。咱們做窮人做慣

了，到江南來也還像從前那麼辛苦地工作着。江南人全是種田的，咱們可沒有田地種。祖父的年紀又大了，不能給人家去幫傭。江南的女人，啊！真能幹啦！平日和男人一起下田，到了春天，又忙着採桑葉兒，養蠶，剝繭子，做絲。母親就幹不了那一套。咱們三口子的衣食，全依賴着祖父肩上的一副豆腐干擔。對內的家事，可都是母親的責任啦。我呢，卻老是閒散着，像野馬一般地到處奔蕩。咱們養着一隻花冠的大雄鷄，牠半夜裏啼起來，祖父就要燒豆腐干了。母親也起來幫着他。那間新搭的草篷裏，風倒不見得怎麼大，可是冬天卻終究很冷的。我有時也醒了，但仍舊躺在板鋪上，擁緊了被絮，撥過頭來看他們。天一亮，祖父就挑着擔兒上街去。有時我也跟他去，可是不去的時候居多。鎮上雖好玩，總捨不了鄉間的淘伴啊！上街去，不過聽祖父嚷幾聲『

五香——熟豆腐干。』怪難聽的，我真不願意聽。鄉下可有趣啦，母親不大會管束我，隨我跑着，跳着，打泥彈子，無所不爲。那般小弟兄們，都趕着叫我『小山東』，這雖不是一個尊貴的稱呼，然而我心裏卻快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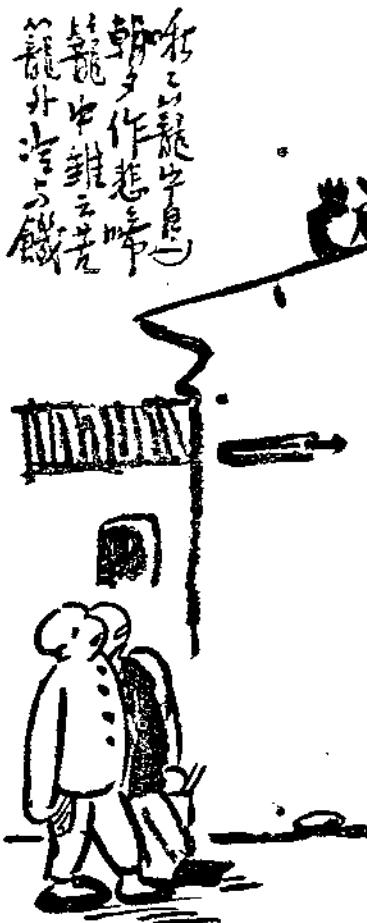
日子飛也似地過去，我逐漸長成了，能够幫母親燒飯，也能替祖父挑擔子了。祖父一天天衰老下去，賣豆腐干的飯碗終至讓給我頂替着。我喉嚨響，腳步健，掙的錢也比祖父多；可是心裏卻悶得很，我這樣一條漢子，難道也要賣豆腐干過日子嗎？可是，機會終於來了。前年秋天，我正已十九歲，他媽的××殺來了，江南的都市被他們奪去不少，咱們鎮上的鎮長可着急啦，他忙着招募新兵，說是上峯下來的命令，招不滿額就要送命的。他祇好私下抬高了大兵的待遇，每人先發給二十塊錢安家費，入伍以後，一個月是八塊錢的餉銀。吃着公家，穿着公家，揹着長槍兒，出來的時候多風光！我心裏正羨慕着；可巧鄉長作成了我，介紹我得到這個肥缺。祖父是個有見識的，他不希望我承受他的衣鉢，賣豆腐干是一輩子沒出息的，他贊成我當大兵，他知道當大

兵幸而不死，也許會打得出天下來。那時候，他老人家就好享福啦！他興奮地重復挑起了豆腐干擔，依舊喊他的『五香——熱豆腐干』。母親可終究是一個懦弱的女流，她沒有話好說，只在離別的前夕嗚咽了一夜。這實在太娘兒氣了！第二天早晨，我一撒



年輕的娘兒們直望着咱們瞧。咱們也故意把腳步放重來，走得格外整齊些。

有一天，咱們又經過一個縣城，路旁有一個擺水菓攤的女人，水汪汪的眼兒直望着我，回頭又這麼一笑。啊！我真興奮得不得，心別別地跳個不停。要不是在隊伍裏的話，怕不什麼也幹了出來！晚上，咱們就歇在這縣城裏；我可想着這狐媚子了。再也睡不穩，偷偷摸摸地起來，想去找她。可是，不幸在營房口就碰到咱們的排長。他大聲問我：『幹什麼不睡覺？』我一時可糊塗啦：原原本本地告訴了他。哼！你道他怎麼樣？起先倒不過嚙嘴了一大串悶話兒，滿想他說過就算了，誰知道竟罰我跪到天明。



這可糟啦！這麼冷的冬天，跪倒在這麼潮濕的草地上，旁邊還有兩個值班的步哨看守着；我恨得發極，起先就恨這兩個步哨，他們也是新當的弟兄，有什麼了不得，守着我，不替我說一句好話，也不讓我不鬆動一下。第二恨到咱們排長，希望他幹過十餘年大兵，今回××造化了他，擢升到排長啦，竟公然罰我跪一個全夜；最後，歸根結底可恨着那女人了。那賤狐狸子，要不是她來引逗我，那裏會受罪到這般地步！沒有女人，天下纔真的太平啦！

手就跑。爲未來的希望所挑逗着，我實在一點也不傷心。從此，我可是大兵了。當大兵畢竟比賣豆腐干強得多，祇是『紀律』這玩意兒太討厭。咱們的隊伍開拔出去，全揹着槍，槍尖上頂着雪亮的刺刀，一路上好不威風！經過的地點，不管村集或城市，那些

→言富翁尙言苦，殊不知難民之苦甚。
朝夕作悲啼
楚楚空難立
籠升火之鐵

奸來殺殺。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漢奸』，更不明白漢奸會這麼多！殺人大概很痛快的，然而總不讓弟兄們看見。漢奸殺多了，X們照例要來幾隻炸彈湊湊熱鬧。於是，咱們又撤退了。這樣捉迷藏一般過了半年，到去年夏天，咱們的整個防線被破壞了。淪陷區的軍隊，當然要解散啦，大家剝下軍服回鄉下去。我可急了，出來時，滿望着發一些兒小財，掙一個官兒做做！好讓祖父快活，母親快活。現在卻依舊是一雙空手，這多麼不開心！我終於流蕩了半個月纔回去。

一到家，嚇！全變啦！草篷裏面，停放着兩口歪斜不正的棺木。我不用猜詳，這顯然盛放着祖父和母親的遺體了。人家的棺木，再也不至於放進來的。可是我又懷疑；祖父的年紀是可以死得了，母親卻年輕得很，她也會死了嗎？我只好找我的恩人鄉長，鄉長卻躲藏着不見我。問鄰居，鄰居也推說不知道。報官吧，這當口那兒來的官。唉！還是在鎮上碰到了老李，他纔老實地告訴我：天啊！你道是怎麼樣死的？那個鄉長莊品榮，我還當他是恩人，誰知他看上了我的母親；不錯，母親還年輕，臉蛋兒也長得還好，莊品榮那個老婆纔難看啦。再還有，那個老不死的莊品榮，生下一個不成材的兒子來，也有二十三、四了，上洋學堂。

讀過書，還沒有老婆。他們父子兩個，都想染指我母親。不知怎樣一來，趁祖父在街上的時候，闖進了咱們的草篷，碰上了門，要動手強姦。天啊！母親是山東人，山東人豈像他們江南的狐

媚子一樣！母親還有一點力氣，當然要反抗的。一會兒把老小兩個全攆了出去啦！可是母親畢竟是女人，不大在外邊跑，腦筋太陳舊。她定性下來，越想越氣，想到父親的早死，流落在江南的苦楚，種種都怨恨自己的命運不好，不想再活下去了，忍心地丟下了祖父，靜悄悄上了吊。天啊！祖父回來，他老人家又悲傷，又氣惱，手足無措，不知該怎麼樣纔好。終於氣出病來，睡倒在床上了。祖父這麼一把年紀，這樣孤單單地一個人，病了還會好嗎？當然，不久就追蹤母親去啦！也不知是那一天死的，這村莊上誰也不明白。這樣兩個屍首，橫倒在草篷子裏面，鄉長那老不死的，可脫得了干係嗎？他掏出七塊錢來，釘起了這麼兩口棺木，就算了事啦！

我越聽越氣，馬上就要找莊品榮去。可是老李阻止了我，對我說：莊品榮的兒子現在正紅得很，是什麼別動隊的區隊長啦。這帶着衛兵，時常在鎮上來往。非但小莊本人是區隊長，他的岳父可更加了不得；從前當過營長，現在是別動隊的總隊長啦。他的部下，怕至少有兩三千弟兄吧！你可拚得他過？君子報仇，遠在三年，且忍耐一下再說。老李是我向來佩服的，他的話我總得聽從。

當大兵慣常了，我也不再賣豆腐干了。老李真够得上做朋友，他以前在保衛團當弟兄，白吃了幾次豆腐干而認識了我。現在他加入了XXX軍，是班長了。他提拔了我，把我也補上了一

個弟兄。餉銀似乎少一點，祇有六塊大洋。但這兒的紀律可寬得多；咱們不穿制服，早上勉強有兩小時敷衍門面的上操，吃過飯就可以隨便亂跑了。你要喝酒就喝酒，賭錢就賭錢。可是我想到祖父和母親的死，總覺得有些兒悶悶不樂。血性健旺的漢子，仇那得不報？

然而，徵律得很，有這麼一天，老李告訴我，別動隊的總隊長去了官啦！犯的是什麼營私舞弊的大案件。給一位姓張的游擊司令抓了去，現在監禁在軍中了。這一下我可開心啦！第二天大清早，到副官跟前去告一個假，也不向老李說明，就匆匆地趕到鄰縣，找到了別動隊的總隊部。門口這兩個值崗的哨兵，不住地向我打量着，我就掏出符號來給他揚一揚。咱們是友軍，大家都說中國兵，還有個不放我進去的道理嗎？我到了裏面，找到小莊，就使一個計，騙他說莊大伯病重，請他馬上回去一趟。這小子可中了我的計啦。他旋一個轉身，就跟我一塊兒走了。半路上，在橫塘邊徐家祠堂的背後，我瞅着沒有人瞧見，一把扭住他的喉頭；足足有多分鐘，他這口氣就透不過來，吃我活活地悶死了。

祠堂裏新鮮的屍身多得很，把他也歸攏在一起了。接着我想到他新娶的女人啦。他女人我也會見過的；是細挑的身材，瓜子臉，蓬鬆的頭髮，好標緻的模樣兒。我早就認識她大街上的房子；一口氣跑了去，已經是晌午時刻了。趕先把老媽子擺佈好，闖進她的閨房；我也來不及留心她房裏的設供，直望着她奔去。她

大概不會認識我吧！可是見了我就緊緊地戰抖起來。秋深了，還只穿着短袖的肚兜兒似的東西，肩啊！腿啊！全露在外邊。啊！好白的皮肉！我瘋狂似的抱了她，往床上只一倒……底下可不必說啦。完了事，我纔從抽屜裏抓到一把剪刀，壞了她的性命。屍身也不管，由她躺在床上，一撒手就跑了。這樣，仇算報了，祇饒下莊品榮的狗命；那老不死的手腳真快！一聽見他的親家泰山失了勢，也不顧戀兒子的死活，就逃到上海去。他有的是錢，這當口有錢而沒有勢力，還敢在鄉下立足嗎？

殺了人，只好到別處去混飯吃。橫豎游擊區內的窮人，飯碗倒不成問題的。闖了六、七十里路，我又混入了游巡隊啦。那兒的隊長也是山東人，山東人當然幫老鄉的忙。憑我這點兒當兵的資格，居然也栽培我當了個班長。現在可舒服啦，吃得飽，穿得暖。講到幹正經，××也殺過幾個。隊長不知從那兒弄來幾個××，用竹釘穿過了他們的小腿，並排在草場上，「砰」！「砰」！一看他們倒下去。

天啊！真想不到咱們有這麼一天！從前窮人天天受有錢的欺壓，現在跟××開了仗，可纔是翻身的時候啦！窮人也是人，難道就一輩子聽人家宰割？我請所有的窮人，都來加入咱們這一夥吧！咱們打××有飯吃，打退了××更有飯吃。



又是一條血痕（續）

胡一德

五月三十日

親愛的一新喲！

回憶你這個仙子跳入我懷裏以來，忽忽已經數月。你這個影子，銘刻在我眼珠中，心坎裏以後，我就存着千年萬年，只要世界存在一天，我永遠能親切地和你在一起；即使地球爆裂了，人類毀滅了，而我倆還得在另一幽靜世界上度着甜甜蜜蜜的生活。

想不到時間不到半年，而我的生命竟會比世界先毀滅，打碎

我甜蜜的夢境，竟快到這樣！

我從前的理想，不但不承認是夢，相信不久是現實；不想連

夢的毀滅，竟快到這樣！

我能親親蜜蜜地叫你的芳名，其他「小鳥依人」般的動人的音調，也會自然流露出來。你既不許我永遠能這樣叫你，當然我少幸福。所以怪不得從今後連其她的聲音笑貌，也將不能了！

我愛你，我愛你到極底；只恨老天無情，不但不許我們的愛

得以真正實現，連我想親蜜地叫你，希望常常寫信給你，希望我愛你的心情，能永遠轟轟烈烈，可恨以後也不許可我做了，不許

病，我已明知此生無此幸福，再也不敢存此癡望。我所以這樣請

可我知覺永遠是愛你的了！

爲了你，吃人的病魔又來抓住我了，苦惱啊！一新。

我不是不想掙扎，只恨要掙扎也沒有氣力了！即使想再勉強掙扎，可是……咳！我的經驗已長進得多了，掙扎生存不到半年，增進我的痛苦已到這樣深，以後何必再自苦！古人說：「死生亦大矣。」哼！生是煩惱的開始，死乃安靜的歸宿，何足怪哉？

我已無力多寫，手顫得很，寒熱又蒸得我坐臥不安。老天無情，最易使我受到刺痛的心和腦，他們受不住壓迫而快要怠工了

——苦惱啊！一新。

爲你而希望生之樂，又爲你而識破生命的無聊，親愛的一新

！你知道嗎？我心慄悒，我命侘傺，鬱鬱爲汝而死，心甘如薺！

命也如此，夫復何言！親愛的一新……我在這痛苦將告完結的一

剎那，不作別的希望，只希望你一月八日，九日，十日，那幾天

晚上你從大衣袋裏取出來的白藥片，每天晚上能使我神經安靜的

，渴望你明天一早就送一兩瓶來。你不要誤會我還要你來看我的

病，我已明知此生無此幸福，再也不敢存此癡望。我所以這樣請

求你幫我一點忙，因為我已不能自己到藥房裏去買了；又不好叫人家代購。可是你應該替我想一想，病人的痛苦，多延一刻時間，多增一層難過。你是有護病經驗的人，必定識此痛苦，我想你使病人安靜的情誼，終不至於一點也沒有吧？我相信決不會使我失望的。

親愛的一新：我永遠的愛——一新！謝謝你賜給我煩惱與痛苦，你再能使我永遠脫離煩悶的苦海而轉入安靜的彼岸，我更銘感大恩！親愛的，我的眼淚和熱血，橫豎要燒得枯涸了，你不必再惋惜我，姑息我。你的惋惜與姑息，就是表示你手段更毒辣，假如你真的還有一分愛我的心，你就聽我的話，馬上把能消滅我痛苦的恩物送來。

我的眼皮不能閉一閉。明天會吧，熱烈地盼望着你明天一清早上班以前，就把我所渴望着的恩物早點賜給我吧。

| 魯戈 | 三十日夜深人靜時

呀！這封信叫誰寄呢？啊！不得了，明天被家裏的人發現了……啊！不得了！馬上把它焚毀吧。

| 上帝！救苦救難的上帝！虔誠地祈求你賜我安睡一小時！

| 五月卅日深夜二時一刻。

韋一新！韋一新！你為什麼至今不肯來一來？我已整整兩晚不能合一合眼了，這種痛苦，人不知，你也不知！韋一新！韋一新！你真的到底不肯來一來嗎？我苦惱啊！

卅日黎明前，尙不能安靜片刻，起坐彷徨，書此數語，以當呼聲。

六月二日

上月二十八日深夜做了一場痛苦恐怖的夢之後，翌日清晨醒來，還是孤單單躺在床上。宿淚未乾，新淚又盈雙眶。神疲心痛，翻身也沒有氣力。自思夢後不再蘇醒，則鋒利的刀尖，她雖已幫我用力插入胸膛，而還得擁抱了她死不肯放，我的生命就此結果在她比玫瑰花還要嬌豔的身上，還算有福。只恨夢境不長，醒後的難過，更難形容。

這幾天來心頭刺痛，較前更甚，自思長此悲痛，精神任它大量消耗下去，則疾病之痛苦，又將不免矣！想到老友毅指示我的最後一個方法，我本來老早想這樣做，可是看看年老的父母，手又軟下來！

前天勉強進食了半碗午飯，飯後一躺在床上，便覺週身火熱，無力爬起來了。瀉痢還未全愈的母親，見到我發起寒熱來，很為我憂慮，看她的顏色，更加憔悴了！我病了以後心裏的難過，自然更加厲害。自思她不會愛我了。她只會去追求她的快樂，我又病起來了，她那裏還肯存絲毫憐愛之心，顧到我這個弱者呢？爸爸媽媽，是永遠愛我的，可是媽媽近年來的身體日漸衰弱了！唉！

啊！愛情何等偉大而有力量啊，我愛她的心情，病了更覺得

她可愛，更覺得需要她這樣一個人。我愛情的火焰，在寒熱時更加發熱起來了。

下午七點鐘，弟弟替我量寒熱，拿出一看，三十九度又二。爸爸的身體雖然很健康，他見到媽媽姊姊的病還沒有好，我又病起來了；抽了一口煙，喟然太息一聲說：「實在使我心焦。」

九點鐘後，昏昏欲睡。「她現在一定在燈下寫日記了。不知道她今天有沒有會過她唯一的情人？她唯一的情人在她日記裏的事蹟一定很多的，不像我除了給她討厭的詞句以外，沒有別的紀載。我熱得心裏難過喲！她能知道嗎？」——新——我嘴裏乾燥得厲害，你肯停一停跑過來給一點開水我吃嗎？」越這樣癡心熱望，心裏絞痛得越厲害。

神魂恍惚，時昏時醒，翌日清晨睜開眼來想想，病痛的深宵，她這個溫柔體貼的看護姑娘的影子，那裏肯跑到我夢裏來！翌晨寒熱降至三十七度六。爸爸快樂了一點，對媽媽說：「大概不要緊的了。我爲了父母親的愛，當然也希望熱度早點退下去；不過對於她的希望，更覺渺茫了！」

——她狠心要使我絕望，前幾天他的精神還肯在我夢境裏合在一起。我寒熱發得這樣厲害，她見我病了，連她的魂魄也不肯來安慰我病倒的人了！她或許即使已經知道我病了，她也不肯再來嗎？她討厭我得只希望我早點死去嗎？她假使真的對我存這樣的

每逢春秋佳節，芳蹤肯踏到我埋骨之處，使我的靈魂得到一些安慰的幻想也不能了。唉！她真的永遠不許我見她嗎？」這樣一角。

和的姑娘，我實在愛慕她得不能一刻忘掉；但愛的條件很多，我精神上對她表示純潔的愛，她未嘗不感激我；可是想到自己背上留下永遠不能磨滅的又長又粗的血痕，不飽滿的半邊身體，自視還覺討厭，我苦戀她，她如何肯原諒我，同情我。——新——我可以原諒你，但不能原諒我自己爲什麼一定要愛你？一定要苦戀你？我有時也會自問：「世界上性情姿色美善的女人，除了你難道沒有第二個麼？」但是我不相信還有第二個人。不相信還有第二個人會來原諒我，同情我；有，我也不一定會相信她。因爲——你這樣天真可愛的女郎尚且不相信我，我還敢希望別人麼？」——新——我是永遠可憐的了，永遠苦悶的了。我的心，祇有一天曉得！」

——一個人有了健康的身體，靈敏的頭腦，應該不辭勞瘁拚着畢生的精力去繼續奮鬥學問事業。這種人在世界上才算是有爲者。

「我在精神健旺的時候，認爲有病的人。就應當幹有爲的事，於是努力去追求前人所未做完的，未開工的，留下來橫在我面前的學問事業。那時自以爲將來在世界上，當然也是一個有爲者

。我的思想萬分堅決，我的精神也毫不感到疲勞。

「當時的確太性急了。果然不等我一步步趕上去，一級級爬上去，就患起肺病來了！有了這樣的病，就不免憂傷。在靜養期間，又好像有人在前面呼喚着，在後面鞭策着，催促我前進。我知道領導之神又來了，還想跟她走；但忽然醒悟病魔未去，就想奮鬥，未免太矛盾了。我那時惟有向天立誓：我須用全力抗戰病魔，請名醫幫助，把它掃蕩出去以後，再行邁進。

「一個青年不應該被苦悶籠罩了就此不能掙扎，應該與潛伏在四週的惡魔抗戰到底，以爭取最後的自由光明。」

，憤愧交集。

「可惡的病魔摧殘了我寶貴的身軀，背上留下了一條刀痕，而今心頭不幸又截上了一條血痕，二條血痕，在我的生命史上永遠不能磨滅了！上帝！創傷加到我身上，何其多呢？」這樣怨恨自思，淚洒稿箋。中心憤懣，身上又發熱起來了，神疲得幾乎無力握管，悲憤得幾乎要大聲疾呼。

我是青年，始終存着要和環境奮鬥的雄心。現在又病起來了。這次的病，明知無力再忍耐心上的創痛。今天病雖然比較好了

一點，痛定思痛，更覺不好過。

「我還要活下去再接再厲，和惡劣的環境，吃人的魔鬼搏鬥到底。」我還在倔強地想。於是索性再連想下去：

紅茶（文藝半月刊）第十七期 又是一條血痕……（真篇）

「我真的又負了一條創痕，耐不住痛苦，爲她而就此犧牲了

嗎？殉情，非剛毅者所願爲。假使我真的犧牲在一個美麗溫柔而對我沒有純愛的姑娘手裏，我白白犧牲了，她即使天良發現，對我有些憐憫，但不久就會忘記的。以我這樣倔強的人，豈願只望一個女郎來哀憐我？我雖然爲她而病了，還想跳出精神痛苦的深淵。青年人負了一兩條傷痕，真的就不能再奮發了嗎？我以後須爲大衆叫苦，爲大衆解除痛苦，將來須等大衆來同情我負有創痕的痛苦。我但等病愈，須設法跳出孤島，遠離我的愛人，投進山河未被蹂躪過的故國懷抱，繼續我的精神，要求自由，爭取未來的光明。一新！一新！我不能爲你而把我的理想，志願，一齊犧牲。你去尋找你的快樂吧，我不能再伏處孤島，任憑惡魔抓住了我不能動一動。你使我絕望，我雖病了，還想負傷衝鋒。將來衝得出一條血路的話，我還須感謝你不使我溫暖而萎靡，消沈我志氣的好意。」

我的精神隨着熱度的增高興奮起來。寒熱又增高起來了，爲了要記下我的痛苦，瞞了我的媽媽說：「寒熱已經涼了。」她就沒

有嚴厲催促我睡下。

下午四點鐘以後，實在不能再勉強寫下去了。頹然睡下，一量寒熱，又增至三十七度八了。

睡在床上，熱烈的思想鼓舞着我，雖然身上發熱，精神反覺興奮。熱烘烘的身體在軟綿綿的床上翻來覆去，想到思想不能貫

澈，意志不能滿足，熱情不得安慰，奮飛既不可能，病魔重來纏擾，國事一至於此，書生實覺可憐；我的愛人又非但不肯憐我愛我，撫我創傷，反而硬着心腸一刀一刀戳碎我的心，非使我絕望不休，念及此，顧影自憐，悽苦的淚珠，又忍不住溜出了眼簾，心肝如搘，只有輕輕呻吟。

六月三日

嗚呼！天地不仁，育此嬌豔之精靈，迷人之尤物，而以我爲芻狗。若教前世無萬惡之孽緣，何至今生受纏綿之苦楚？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尙何言乎！

心啊！你就此爆碎了吧，明天不要再跳動了；不，最好立刻就停止你的跳動。

前天余疲乏得不能起床，此數語盤膝坐於床上喝了半杯牛乳後書於小冊之上，以寄悲懷。心酸手顫，字跡模糊，只能自認。

六月五日記

戀歌
你精神桃李，
天生的溫香膩綿，
惹嬌音春思無邊，
佳期正展，
爲甚的望盡笑漫？

你容顏桃李，
付與啼鵲。
心底留情。
× × ×
嬌音春思無邊，
嬌音春思無邊。
嬌音春思無邊，
佳人絕世，
睡眼惺忪春思微，

更名花堪羨？
只怕你薄倖，
教我年年春病到身邊。

兩人燈下話多時，
細語梅花落香雪。

×

×

×

×

她肌膚淨，
魂魄清，

淡月黃昏含瘦影，

占春光點點飄香，
透風前種種生情，

孤芳不與凡花並，
暗香長傍瑤華境。

做風媒着意花間，
逗得花心亂；
怕啼鵲洒血空成怨。

×

×

×

×

怯春寒，
綠櫻芳草淺，

舊事空回首，
幾度鶯鶯會到否？

仙檀夢斷碧雲流，
千層弱水，
萬里瀛洲，
一息神遊。

舊事空回首，
幾度鶯鶯會到否？

×

×

×

×

她心兒詐，
裝聾作啞，
不肯把春心漏，
不肯把真情吐。

×

×

×

×

寵極難棄難捨，

同心不舛，

夜沉沉更長漏杳，

怕入梨花院。

懶濃分外生憐，

怎教把人疏遠？

眼巴巴盼心上那人，

春深怯杜鵑，

比目游雙，

嚙！

鴛鴦眠並，

若不是情遷，

意懸懸情思多顛倒。

瘦不勝衣，

未許恩移情變，

如何鴛衾厭孤展，

心轉焦，

脈脈對誰言？

只恐行雲隨風引，

怎得今宵枕畔，

多愁多怨。

爭那聞花競日妍，

清清冷冷，

何曾有阿嬌？

終期心暗牽。

竟無一人薦？

踴踴，

多應掇了橋，

我想她風標堪羨，

虛幌，

那更神凝秋水，

須知沒下梢。

貌比芳蓮，

這顆珠是傳家寶，

堪遂我三生願。

心牽情戀，

想悄向伊前，

心情誰知道？

切切私語情牽，

門半開，

祇朝思暮想，

燈半昏，

祇朝思暮想，

和衣倒，

屢寄情魚雁，

可憐影與形相吊。

苦無采雲遠。

想爲我夢戀陽臺，

淚潸然，

又費我陽臺人嘶叫。

懶向花陰步，

空懷月老緣。

共命無分，

冷清清星疏月皎，

一搦腰肢東風軟，

怕入梨花院。

夜雲輕，
秋光銀燈畫闌屏，
水沈細漏香生鼎，
綵樓低映，
問誰許宵征？
似恁幽歎，
十分清永，
把人間私願一時並。
商量不定，
暗風吹羅帶輕縫。
柔情似水，
佳期如夢，
良宵耿耿，
碧天繁淨，
河漢已三更。
彼美含情，
低頭向俺輕輕立下深盟。

轉過這芍藥欄前，
緊靠着湖山石邊，
和你把領扣鬆，
衣帶寬，
待你忍耐溫存半晌眠。
羞蛾偷換。清臘流盼。
笑嫣然。碧玉珊瑚，
羅裳風外單；
紫燕翻翻，
纖腰掌上安。
頓趾卻仍前，
迴身斷復還。
飛雪流波，
盈盈舒媚眼。
餘姿逸態張猶掩，
擁嬋娟，
銀缸隱照見桃花面。

霞犀汗，
她似蟲兒般蠢動地把風情擾，
這是景上緣，
想內成，
因中見，
淫邪展污了花臺殿，
夢甜春透了怎留連，
拈花閃碎的紅如片。
這一霎天留人便，
草藉花眠，
則把雲鬟點，
紅鬆翠偏，
見了你緊相偎，
恨不得肉兒般團成一片，
逗的個日下胭脂雨上鮮。
望伊人天各一方，
幾度悽涼，
怎禁得斷腸的鳥啼花落，
滿目心傷。

灑新鮮，
冷汗黏煎。
困春心，
神還倦，
意軟心迷，
有心情那夢兒還去不遠。
× × × ×
頃刻心移情變，
天涯懸望淚汪汪，
連理成虛讖。

頓開言魂飛魄散，
連城光耀我偏喪！
書未寫，
淚兩行，
× ×

無奈黃鸝，
朝來聞鳥啼，
喚醒紗窗睡不便。
× × ×

晴處照人陰；

展轉不成眠，

反側啼紅淚。

俺似風掀黃葉，

雲遮殘月，

如醉如癡，

誰溫誰熱？

把床兒打疊，

把床兒打疊，

方才夢枕兒上蝶，

又驚回窗兒外鐵，

好難說，

愁如雁字天邊陣，

淚似鵝花枝上血。

X

X

X

清燈長夜，
聽鐘兒敲斷黃昏，
中心自思，
身如火熱，

擁衾臥看明月。

聞言驚顫，

傷心痛怎言？
把從前蜜意，

好難說，

茶 文藝半月刊 第十七期

又是一條血痕……(長篇)

值恁的睡不寧貼。

好難說，

嚙不下心頭火，

轉添些長嘆嗟。

她甜言蜜語，

好夢燕侶鶯儔，

那知鵲巢有鳩！

怕桃花爛漫迷仙岫，

教柳眼安排怨陌頭。

X X X

X

暗中迷戀。

奴心硬已如鐵，

君何勞嚦嚦，

強來曉舌；

從今斷絕休來說，

不須用這般鋤掘，

月中花你休想折！

X X X

X

疊疊青錢，

荒涼涼高秋時序，

冷瀟瀟清霜天氣，

怨嘹嘹西風雁聲，

X

繁懷愁幾許，

和淚緘封，

憑誰將寄？

天涯，

三七

空付與淚花兒彈向天！

你的心兒，

頓會更變，

使我牽戀，

你只一片虛情假意。

獨憐熱情難捨，

我的心兒如煎，

也非咱心太褊，

她取次把俺情鼓動，

顛顛倒倒，

X X X

正瑣窗瀟洒，

小池澄澈。

X

景色供愁，

天氣倦人，

閒庭靜悄，

正瑣窗瀟洒，

心迢遙怨別離。

X X X

書迢遙人非遠，

書迢遙人非遠，

都分付長嘆嗟。

自離別，

我對你比先前更親，

想你越疼熱，

情苦意切，

悶海愁山怎能撇？

任向心頭積。

思量起痛辛酸，

只有任纏綿再生疾。

你忍心要把我割捨；

俺太情切，

眼睜睜怎忍相拋撇，

枉自怨嗟！

我這裏悶懨懨難捱過八年，

寶鏡分破，

玉簪跌折，

甚日重圓再接？

自從別後音書絕，

魂驚夢怯，

莫不是煩惱憂愁將人斷送也？

此情訴與誰？

誠書，

別多嬌，

步步繁懷抱，

豈是倩女離魂繞？

室邇人迢遙，

綠暗紅稀，

荒徑塵喧少，

思將渴吻消，

痛煞從此寶鏡分，

哀哀獨自潛紅淚，

怎望得她來至，

這鏡兒還有會合時？

×

庭院日初長，

×

似豆青梅小。

鳥喚愁人眠，

花落家僮掃。

睡魔撩，

坐起身還倒，

空留悲慟！

千思萬思，

心頭添煩躁；

自覺精神耗，

鰥生非薄倖，

只恨孤影無相親，

悽涼度日難歡笑。

思卿日夜勞魂夢，

喜風雨今宵堪共。

看行人來往多少了！

別多嬌，

步步繁懷抱，

豈是倩女離魂繞？

室邇人迢遙，

綠暗紅稀，

荒徑塵喧少，

思將渴吻消，

痛煞從此寶鏡分，

哀哀獨自潛紅淚，

怎望得她來至，

這鏡兒還有會合時？

×

羨竊蘿施松蔥，

銀燈花蕊夜來紅，

怪殺鶯忙蜂冗。

再無人在意中。

被她朱顏誤；

簾外鶯聲高送。

綠紗漫日只如空，

你去後啊！

羨你豔出毛嬌，

照醒初圓午夢；

床前夜月惟我共。

只恨燈窗難共。

倦眼朦朧，

盼天邊斷鴻，

想你昨日丰姿，

聽床頭亂蛩，

從今無處有歡娛，

教我意惶心恐。

有誰孜孜伴儂？

使我幸福誤；

你是我西園奇種，

想多嬌未言先惋痛，

從今無處有歡娛，

不與衆卉相伯仲，

禁不住淚雨如瀟。

使我廢寢忘食，

佻達狂童，

魂驚動，

朝夕牽腸肚，

異種奇葩惟我得翦工，

不覺意煩心冗。

對着夜深時孤燈愁雲聚，

鵠巢鳩占儂儂！

恨匆匆，

怎免得獨宿孤房泪雨珠；

春風輕送，

無端拆散西東！

心頭苦，

從今後，

空怨落花風。

道甚秋風病骨疏，

(待續)

我願爲藥

郭銓

口不能說的萬千句話，我又要用筆來吐露部分的部分；而且眼的潮潤，眼淚是最最不衛生的；使人看到你突然在流淚，在我以後，我也許會又如那天宴後的黃昏，默默地獻給你「紅茶」，默也是一件很大的羞事。你該還記得起五六年前的一個黃昏，你竟默默地看它在你的指間微顫。但我不願再見它給你一臉的沉鬱和兩突然哭醒了磕睡着的老祖母，我只有支吾地說因爲我向你說起了

你的故世的母親，萬幸你也默認了因此傷心。走到門外，在黯澹的星光下我仍無法撫慰止你的熱淚，直至重回到房中，對你起一生中第一個誓言，你這才一揮你吝嗇的慷慨手說「你好去了。」從此，你的眼睛成爲我的懼怕，尤其是滾在你眼中的淚珠。淚珠照人的心，它又最最會洩漏人的祕密。

那天你的信上這樣說：「我的病怕醫不好了，我又吃厭了苦藥，只有甜藥能醫治我，你能給我介紹一位能給甜藥我吃的醫生嗎？」××，願吐露在這裏的就作爲你所需要的甜藥呢，假使病的給予者果可以成爲日後病的醫療者。繫鉛人原只想解鉛的，於今知道只有再繫了！要恕我上次讓你去看了「樓臺會」，那時你沈鬱地說「假使這是真正的祝英台，你知道她這時候的心怎樣了。」

但更要恕我，我今天不要提起這悲劇；那天我不是也說過，在川劇中，梁山伯不是被順與三報報死的，不同於越劇，川劇有「求方」一齣，是在「樓會」之後，梁山伯病了，就寫一封信給祝英台「求方」。誰知祝英台寫上了十樣舉世求不到的東西，山伯一看，就此絕望而死。我想祝英台如果不敢衝破舊禮教，但是也懂得戀愛不一定要結婚，她一定會給山伯一方甜藥的。在我回滬之前，我和我們之間的關係的僅知者我的從弟說過，我說你在上海，

我回上海是一件「難」事，我不知道我應該怎樣才好。我的決定是避免和你見面；所以我說「連寫給你們一張明片告訴你們我的到來也是經過「內心交戰」的。」回滬之後，魚頭中的小足我當作龜卜，它先預告我見面的不可避免。終於你來訪了，而且帶着經年的病體，而且說這病是需要一位能給甜藥的醫生的。於是有了第二個決定：假如我確實可以作爲一味藥，我就放棄了當日的主張吧，我也何苦讓火悶燒在獨自的心中。男子是女人的病菌，男子也是女人的藥，何況，醫治了你，同時也醫治了我。從今後，千萬不再說：「死了也就罷了！」記取我這天在五姐所說的：

有人要你好起來，你必須好起來。」

但是我又懷疑我真能給你「好處」，雖則在新雅你說：「自從嫁到了上海，我就不說要還家了」，對她說的話用眼睛送在我的心裏！雖則，在半齋，你又說：「十天來要算今天吃得最多了，」

十天前，我記得那是在大東，下樓時你曾說：「熱後又是冷！」

你真是一團火，而我決不是真金，即便是真金也將融化在你

的億兆的熱度中了。

送淑如回榆次

郭允叔

女弟子羅靜若。工詩。屢有投贈之作。頃攜諸兒過并門。

小寓經旬。將回榆次。作此送之。

陽關西去各天涯。其外子住寧來往音書闊歲華。玉笛飛聲念遠。

金錢問卜且移家。芊芊南浦初芳草。取次東風已杏花。詠絮清才

依絳帳。卻因徐淑憶秦嘉。



跳出黑手（續）

齊·車

「這樣調解了就好，大牛回來的時候，你得勸勸他，向王保長面前磕磕頭！」年青人，不要用氣鬧事。」王老闆又攏嘴說。

「是……是……」爸連連把頭點着。

(二)

太陽落下山崗，家裏坐滿客人：老師，王保長和村裏幾位有頭有臉的人物。王保長陪着王保長談話，雖然臉上在笑，那是有些勉強的。

媽在灶頭忙着煮雞煮肉，姊姊幫媽洗菜。

鍋子裏一股股的肉香冒出來，小牛嗅了又嗅，喉頭癢癢的，心裏多快活！咱今天闖下禍，沒有挨老師打，爸反而請了好

多客人來。大塊肉，大塊雞，咱小牛一晌嘴裏淡淡的，除大年初一爸給咱啃幾塊連皮帶骨的，平時家裏那有這樣闊氣過？可是今天為什麼呢？咱小牛真笨得不解，哥定親嗎？不，要是哥哥定親，哥哥怎麼硬不聽！」

王族長對着爸說。

「犧牲子，叫他早養養那份錢骨頭，

生，那知道秧苗不秧苗。」年老的王族長

這一下，小牛聽清了。不錯，哥哥橫着鋤頭坐在秧田邊，田里秧苗踐爛了的垂軟頭，讓牛啃過的留下幾寸漂在水面上；這定是王保長的牛啃咱田里的秧苗，大約

哥哥發氣得用鋤頭去轟牠；哥哥倒比爸能幹，「有刀有槍」，比不得爸那麼懦的在王保長面前磕響頭！爸的鐵耳瓜子祇敢向咱打，不敢去撲王保長的臉。唉！爸真醜！

「小牛！把碗搬出去！」

小牛正想到這里，媽在廚房里喚。

小牛有些氣了，走回廚房里：媽正在灶頭撈上一碗大塊肉。想伸過指頭去挾一塊，媽睜着眼，鐵着臉，小牛嚇氣了！兩隻眼睛像一把剪刀鑿在肉碗里，不提防媽走過來一掌，打得眼睛發花，小牛邊哭邊溜出門外。

「呐，大塊肉，大塊雞，請一班王巴吃！咱就連骨頭也不肯嚼一塊！咱……」小牛在廚房門口跺着腳。
「死鬼！你多嘴！」
媽吆着，執着鐵火叉，趕出廚房門。
小牛飛也似的奔了。

(四)

天色逐漸黑了，小牛獸在村口的叉路

「找哥哥去吧！」小牛心里這樣想：「可是那里去找呢？」

他拽開脚步，沿着河堤邊走邊想着：

咱小牛爲什麼這樣苦呢？誰也不痛咱

！爸和媽把咱當成眼中釘。王保長的牛啃咱田里的秧苗，爸還要向他磕頭，還要請

他吃大塊雞大塊肉，咱偏連骨頭也不得嚥一塊！媽還要趨咱出來，怎樣氣得下？

王保長那傢伙，想起來骨子里都恨。

咱有一次在田里摸泥鰌，給他趨過來打得

咱頭發熱，還要叫咱跪田塍，咱哭得急，

他偏打得急！哥哥呢？一次在山上砍柴，

也遭了他的耳光，他把哥哥捆在馬尾松上

，抽出青柴條鞭得哥哥週身發紅！哥哥就

這樣氣在心頭了。爸雖然看來年紀比他老

，那一年，要什麼捐，爸拿不出，還遭了

他兩個耳光！不但咱一家，村里除了王族

長王老闆幾位有體面的人頭，誰不會向他磕過頭？不想，想想又怎樣氣得下！

現在哥哥大了，年青，力氣好！「有

刀有槍」，偏偏懦得像隻羊，真氣人！哥

哥今年二十歲，咱小牛今年十二歲，要打

，王大富咱準叫他投降……

走着，走着，「走到那兒去呢？」小牛

又躊躇了。

慢慢地繞過河灣，看看天上：幾顆疏

星發着亮。

小牛可有些急了！睜大了眼睛張張墨

黑的四週：一線燈光從社公殿里漏出來。

不錯，哥哥說：「出路有路！」咱就走進這

里去躺過一整夜，明天再想個好辦法兒。

社公殿里是挺涼的；小牛躺在地上，

五月夜，風吹得涼透了心尖，覺得比起在

家里臘豬欄邊舒意多了！「吱吱……」好

像蝙蝠在屋樑上飛，小牛張開眼看看：灰

暗的燈光里，幾隻蝙蝠的黑影子在樑空掠

過，小牛的心里更感到有趣了！涼的風，小牛一睜兒忘了一切。

……
呵！小牛榮歸了！騎在馬上，有背洋槍的擁在背後。

村里人蜂也似的擠着，擠着，老的少的都伸長了頸子；姑娘們打扮得分外標緻，嬌滴滴的聲音，甜密密的喚着：「高福哥哥！高福叔叔！」還送來一個瞇瞇的笑。

老年人都現出一番驚異的慈愛，擦亮乾眼皮，叫着：「高福，真爭氣！」沒有人喊小牛了。

老師也在人叢里叫：「高福，好門生！」

馬在前面跑，背洋槍的在後面擁，高福在馬上笑。

門口那條巷，掃得清清爽爽的，不像十年前那樣髒了！爸媽都在門口翹望，年紀雖然老了些，但較從前樂快多了。 「高福！」爸現出從墮娘胎沒有瞧過一次的笑容，搖着手喚。

「好兒子！」媽高興得像發瘋。

門口都擠滿了人，高福下了馬，四個背洋槍的吆喝着，兩個兩個分站在門邊。

高福走進廳堂上，廳堂上一切傢伙都

換了面目：新的，油漆的……

哥哥殺翻一條豬，姊姊趕還娘家，忙着上廚……

高福傳下令：派門口兩個背洋槍的押王保長來，還有他的兒子王大富。

不一下，兩個背洋槍的捆上兩個犯

人。

王保長跪在高福面前，抖抖地，磕着響頭！王大富臉色發青，嘴角流着白沫。

「呵！王保長；咱小牛從前您就看不上眼，鐵耳瓜子打得咱臉上發熱！還要叫咱跪田塍！現在咱要叫你投降！」

「……」王保長臉色蒼白，說不出一句話。

「拖下去！兩個都執行！」高福喝下命令。

「拍拍」兩聲槍再響，高福聽得好快

活。

一個女人蓬頭跣足的衝進來，正是王保長的老婆，拖着高福一個耳光，高福痛極了！

高福走進廳堂上，廳堂上一切傢伙都

醒來一看：曙光剛爬上殿角。摸摸臉

上有塊浮腫，熱痛的，好像什麼蟲蟻過一樣；小牛才知道做了一場夢。

（五）

跨出殿門，小牛瞪着眠，看看四週。

層層的高山，茫茫的田野，清清的溪

流，世界多闊，難道咱就沒有出路？三舅爺說：「好男兒，不靠爸媽的祖屋祖田，跑城跑市；去到那裏，混到那裏！」咱小牛今年十二歲，也去混混世界；說不定有一天咱出頭，叫那王保長餓骨磕響頭……

「小牛！」

河堤上一個孩子趕一隻老水牛，小牛一瞧：是從前看牛的老朋友，陡然心裏活躍起來。

「您怎麼到這里來呢？」

「老朋友，咱想混混世界！」

「您是讀書嗎？」

「讀什麼書！『狗兒跳，馬兒跑：』

咱天天受刑。」

「別講得斯斯文文，您自己不是說過；衙門裏有好差事？」

「好差事，咱沒這份福！」

「為什麼呢？」

「什麼都不爲。」

「唉，讀了書講起話來多調皮！」

「老朋友，不調皮，跟您到河裏摸魚去。」

小牛捲起褲脚踏下河，伸手向河邊石

洞裏摸……

中午的時分太陽炙在河面，沿河的柳

葉下：有兩個小孩運石子疊成爐灶，用瓦

片當成鍋子，一股一股柴煙從石灶裏冒出來，燒黃了瓦片上的白條魚，香鬆鬆的。

小牛嚼着；心裏快活極了。

(六)

思想意

王時英

水激成漩渦在轉了，細波上下地顫——

——嘩——嘩——一等抬起的壺嘴，拉長了

一陣破碎的餘音，這小的碗便盛滿了茶。

茶印下了童年的影子；童年故鄉的夢

朋友說：王保長家裏半夜被刦了！王大富

被人殺死！小牛聽了這消息，心裏多快活

！拍拍胸脯：「老王巴，您也有這樣一天

！」

天一亮，跨出殿門：太陽正迎上來，

在山崗上。

突然村裏狗在吠，喇叭在響，小牛急

得轉過疏朗朗的樹林，藏在一棵樹背後，

扭過臉去瞧着那條上城的路。

一大隊背洋鎗的人，串着三個，瞧，

……

太陽逐漸地昇上，小牛迎着太陽走去看他們走遠了，走遠了，小牛「哇」

的一聲！

「爸爸說：『兄弟如手足。』難道咱

就讓哥哥受死刑嗎？三舅爺說：『混世界

。』咱就決定去混混，準有一天，咱小牛

跳出黑手……」小牛拍拍胸脯，邁開了脚步。

小牛捲起褲腳踏下河，伸手向河邊石

洞裏摸……

一天，兩天，三天，小牛打定主意混世界！白天在河裏摸魚，夜間就躺到社公殿去。

一半逝去在茶山的嫩翠裏——那柔和的
談笑聲！

讓夢來講述這個故事：

「青天告訴你！微風告訴你！——今
天是好的天氣。」

「對啦！好的天氣！日光下的溫暖，
會像喝杯葡萄酒，軟酥酥地醉了啊！」

響遍這茶山的嬌音，賜給今日地哭；

幻想一杯茶作海，
是載我而去的舟嗎？

(二) 烟

靜靜地，一支捲烟吸起了。

烟一圈一圈地飛出，一圈一圈地拉長

——也拉長了回憶，這不是故鄉底烟啊？
……故鄉底烟是濃的，長的直昇上去
，點綴了冷靜的田野。

這不是輪船的烟啊！
輪船的烟曾牽動幾滴眼淚，幾片破碎
的情緒！……

(三) 夢

靜靜地，一支捲烟吸完了。

「今晚可有我底夢回？」

木床要投宿地：

打蓮曲 權秋潭

木蘭航。晚風涼。十里荷塘清且香。采采
筐已滿。臨波憶吳苑。卅六鶯鶯夢易驚。
於是，夢從這裏搭向故鄉一道會晤之
橋，又是在一夜的驚夢中，橋底木樑又斷
了，平添了一段無名的波濤。
站在夢底面前，叫了千萬聲，深夜只
風波少人識。

等再見到這煙時歸去！

有寂靜！

將破碎的疤痕重整？
在夢裏，便會悲哀的熱鬧起來。

也許會行，搭上靈魂底破船，載自己
的甜夢返！

窗外的樹枝間，結個蛛網從這小的角
落裏，月光送進了清夜！

夜！誰敲着小屋的窗子？一陣風過處
，幾條新落的枯枝。

回憶最會欺人！為什麼在大好的月光
下，印呆板的影子在牆上，而淚水又浸濕

了月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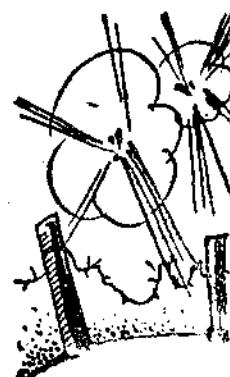
得冰冷的身，冰冷的心，還有冰冷的淚又
大滴地流出了！

睜開夢眼，條條細線在上下地顫，向

木蘭航。晚風涼。十里荷塘清且香。采采
筐已滿。臨波憶吳苑。卅六鶯鶯夢易驚。
於是，夢從這裏搭向故鄉一道會晤之
橋，又是在一夜的驚夢中，橋底木樑又斷
了，平添了一段無名的波濤。
輪船的烟曾牽動幾滴眼淚，幾片破碎
的情緒！……

父親死了

沈天白



一天，在「友邦」飛機狂炸金華的火車站和城內熱鬧的街道，斷垣殘壁，塵烟蔽天，江邊沙灘上躺着血肉模糊的無辜喪命者悽慘景象之下，匆遽返回居所，內心充滿慘痛的景象。案頭上放着幾封信，先看了看寄信者，其中有封掛號信是逃難的大姪子從湖南常德鄉間寄來的，就先拆開來。短短一張信紙，卻報告我的父親已於十月二十五日上午七時無疾而終，因逃難在外，已經於逝世第二天草草入殮，暫厝異鄉，至此，我不能再看下去了。將近八十歲的老翁，還不得壽終正寢，是誰的賜予呢？我想了好久，我暗泣了一夜，但不覺得悲苦，只覺全身的血液在沸騰着，復仇的怒火燃燒着我的心頭，從此會永久的燃燒着！

我的父親，是已將近八十歲的老翁，一生忙忙碌碌，因為我的祖父過世很早，大伯父不久又隨祖父死了去；雖然祖上薄有遺產，然當太平天國革命之後，兵燹飢餓鬧了許多年，父親就在這種情況中度過他的早年生活。他在我的祖母監督之下，詩書讀得爛熟，但無意仕進，看守田園，養母及撫育我的兄弟們過活。

民國七年三月我的祖母逝世，次年我的長兄和幼弟在半年內

相繼早亡，這是父親將近老年最悲慘生活的一個階段。此後只有我的二哥輟讀在家，襄助父母料理家務，一家的生活尙能溫飽。至於我呢？生來放蕩，不喜家庭生活，東跳西動。祖母在時，希望我能像曾祖以上的祖宗讀書從政，廣續書香人家餘韻。然而我終按不住放蕩性情，好好地讀書。祖母逝世後，家庭的悲慘的景象，使我不能一日居；年少氣旺，又非常任性，以為讀書做事都很容易，從軍，學農，習藝術，治政治經濟，樣樣來。但結果則一無所成。對於學習的生活有些討厭了，就出為人師，過了幾年又覺得沒有趣味，適逢北伐大時代到來，因為是個國民黨的黨員，祕密工作也做過幾年，在黨方面看來，不無些許微績，又想當官，自然有的是機會，就做了不大不小的官。眼皮淺的家鄉故舊，對我加了許多虛偽的讚揚，父親也有點兒高興。

可是沒有耐性的我，不久又改行了，四方飄流，二十八省我曾到過一半，有時還須向父親要幾塊錢用。這時期父子間思想感情衝突得利害；因此，我很少回家，父子見面的機會也就不多了。好在家有薄產，二哥既在家，先大兄所遺兩子也逐漸成人，尚可慰藉老人，也就罷了。

此後我會回家去過一次，這是從北平到浙江的第二年，住了十來天，父親以為我能在一個地方住這麼久，大概是改了動盪的脾氣，對我的憎惡，顯然消逝了。以後每年暑假都促我回家，可是八年來始終不曾回去過；因為自己養兒育女，偏偏在這些時候生病，尋醫買藥，妻一個人是沒法兒應付的，只好展期到明年，明年又明年，時間過得太快了。

父親有些忍不住，去年春末暮然而來，我真慚愧萬分！過了

幾天，老人堅決要回去，我送他到杭州，臨別，叮囑我今年暑假該要回去啦！是的，一定回去！我堅決的回答。老人摸一摸花白鬍鬚，笑出眼淚來，緩緩走上京杭直達通車。當火車走得看不見時，我出了月臺，暗禱上帝，保祐着今年暑假再不要出什麼岔頭，讓我還回家的願。那裏曉得廬山暑期訓練開始剛一個星期，蘆溝事變發生，待三個星期訓練完畢，局勢更外來得嚴重，我所任的事務，不得不加以安全的籌劃。事情剛準備好，「八一三」上

午，又非出於自願，顛沛流連，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和肉體上所感受的痛苦，如何能忍受得住呢？以常情度之：老年人戀家為必然的心理，較青年人和壯年人為強。去年春天來浙住不滿一星期，兩行清淚的笑容，就是將近八十歲的老翁對他的兒子最後的微笑啊！

當今年四月間我的母親逝世，家裏人很愁着——要不要通知我；隔了一個月的光景，父親纔把這噩耗告訴我，并且勸勉我不要悲傷，強敵三面環伺你的故鄉，已經有兩個多月大家正在拚命

，把敵人打出去了你纔回來不遲。父親態度樂觀而堅決，我接到這信，雖然很難過，但我相信淮上健兒，自兩晉到現在，千數百年的代價的。所謂『八公山下，草木皆兵』，至今尚傳為美談呢。當時我想也擺脫現在的事情，回去拚一拚，俗說：『與其苟安偷生，不如轟轟烈烈快樂的死。』然而因受多方面的牽掣，我的計劃沒能實行。

又一個月的光景，故鄉淪陷了。父親攜帶他的長孫及小孫和重孫等，一行十人，我的二哥和堂兄率領許多壯丁掩護之下，於淪陷前一天逃出，輾轉到六安獨山鎮，給我來第一封信，告訴逃見時，我出了月臺，暗禱上帝，保祐着今年暑假再不要出什麼岔頭，讓我還回家的願。那裏曉得廬山暑期訓練開始剛一個星期，蘆溝事變發生，待三個星期訓練完畢，局勢更外來得嚴重，我所任的事務，不得不加以安全的籌劃。事情剛準備好，「八一三」上

午，又非出於自願，顛沛流連，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和肉體上所感受的痛苦，如何能忍受得住呢？以常情度之：老年人戀家為必然的心理，較青年人和壯年人為強。去年春天來浙住不滿一星期，兩行清淚的笑容，就是將近八十歲的老翁對他的兒子最後的微笑啊！

我的父親一生，自己生活很刻苦，淡於名利，而頗任俠，秉性剛直，因此得罪了地方上的豪紳大地主，時有所聞。但他始終認為這是應該的，所以常招致麻煩事情，許多人勸他，他依然是我行我素，這是老人的特殊性格。

這次逃難，僅攜長孫和年齡較幼的孫子，以及重孫和婦女十來人，留下我的二哥和兩個較大的姪子，還有堂兄等在故鄉。他們精強力壯，大家都有自衛的武器，並且有自衛的能力。他們有了幾個月和敵人的拼命的經驗，更能自信，可以消滅敵人。他們遵父親的訓示，脫去溫飽家庭的子弟習氣，一變而爲衛國保鄉的壯士。在故鄉淪陷後一個多月的光景，二哥來信告訴我故鄉情形，並附一信稟父親，叫我轉去。這封信我原想不轉，恐怕老人看了傷心。後來因爲父親關切離鄉後的家人狀況，及家鄉情形，我纔轉寄了去。那封信使老人最傷心的事，一是敵人的慘酷行爲，

……是報告一次夜襲的經過，一位有能爲的堂兄被敵軍機槍擊傷數處，生命危殆，這是使老人最傷心的事。父親覆諭，謂「閻喪，待抗戰勝利，我當迎您的靈柩歸葬，等到歸葬您近幾年所經營舜耕山之陽的墳地，纔計告親友。因爲您無遺言，所以不肖的兒子就大膽的這樣做去了。」

父親，您同您的兒孫們永別了，是沒有再見面的時候了。而和您同逝去的武漢，牠還有收復的一天，就在最近的將來，我將以武漢收復的一天爲您的復活節，中國復興！父親甦生！我想您在九泉之下，仍舊像去年春暮在杭州城站臨別時摸着花白鬍鬚在微笑吧？

蒙允翁恩師贈別及并門諸名士示和謹步原韻

奉謝並祈 則正

羅淑如

汝二哥信，數日飯不能下咽，精神頗不支，父子此後恐無見面之日。」我接到這信，急欲請假赴湘探視，一來自自己從暑期以來身體老是鬧病，二來自己的事務總是鬧不清楚，因循未果。然我已決定不顧一切於十月底前去。不料武漢卻在這個時候放棄，同時

。允師原作有「取次東風已晝
花」之句。因時值二月也。

接到許×長信謂「請假事可照准，唯目前時局變化過遲，兄職責攸關，不可久假達月，望自斟酌之」云云。我重新衡量一下公私輕重，只好終止前去。此時縱即去，父子也不及見面了。因爲父親逝世和武漢放棄是同一日子呵！」

父親啊！您生，我不能奉養，死，我不能奔喪，我的罪孽誠大！我唯有繼續您一生剛直不阿的精神，輕財爲人的德性，來盡

名者。當所樂聞也。淑如附識。

郭允叔先生。三晉名士也。學識淵博。德望隆重。性甘澹泊。不問宦津。築廬隱居。以詩書自娛。門下士不下數千人。著作極夥。惜大半尚在排校中。竟遭兵燹。先生晉城人。久寓太原。兩地均已淪陷。先生之藏書存稿。殆已損失矣。事變以來。兩隔天涯。音問久絕。每以先生在念。忽憶先生有贈詩一律。迴環背誦。不忍泯沒。因奉諸「紅茶」。有慕先生

中學生園地複選揭曉

陰天的山遊

七八票

緊急集合

七三票

獨眼阿龍

六五票

以下從略

代郵

汪義訓君：本屆中學生園地複選，足下得票最多，現經秋水軒主人獎學金委員會評定由

足下當選，請於國歷三月十五至二十日止，備具領款收據及學校證明書，親自駕臨敝社領取獎金為要。

THE TEA

Literary Semi-monthly

No. 17

Edited by Morrison Hu

Published by

THE LITERARY PUBLISHING SOCIETY

No. 47 Lou-dong-ka-loong, North Chekiang Road
SHANGHAI, CHINA

February 16, 1939

15 Cents per Copy, \$1.60 per Half A Year, \$3.00 per Year

Postage Extra

不准轉載

有著作權

紅茶

文藝半月刊

第十七期

二十八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本刊每冊實售一角五分

(外埠加郵費一分)

主編人 胡 山 源

上海北浙江路唐家弄四七號

出版者 紅茶文藝社

電話四二四四六

發行者 文粹出版社

電話四二四四六

總經售 中國書局總經售公司

上海北浙江路老唐家弄四七號

外埠 著 各地世界書局

每月一六日出版

全年	半年	零售	每册
四册	三册	五角	一分
費 郵			
免 收	免 收	國 內	
六九 分 角	八四 分 角	澳 香 門 港	
四二 角 元	二一 角 元	南 欧 美 洋	

本國郵票一角以內九五折計算一角以上不收

原野藝術叢刊

全國抗戰版畫

仇宇主編 每冊四角

原野讀書叢刊之一

集體創作名著

新階段與青年

蒲軍執筆 每冊二角

上海原野出版社出版

美商遠東畫報社發行

上海愛多亞路十九號

代售處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光明書局

五洲書報社

文粹出版社

文藝習作初步

史美鈞著

中學國文基本的補充讀物

一般學生實驗的參考資料

本書以淺顯文筆闡明文學原理，使學生從基本理解，獲看創作的各種技巧，與其他機械作法迥不相同，而內容豐富，例證詳盡，為二八年出版界之新收穫，故各級學生能加採用，對作文造句，至少有切實的輔助。

查猛齊氏在序言中說：「初中學生得了這書的幫助，可以省看許多像文學概論、文章作法、文藝思潮、文藝批評……這類的書，就是有興趣研究這類名著，也可從這書得到一條平坦的道路。」可知本書價值，簡言之，為每一學生的案頭伴侶，因之，凡覺文思枯燥，下筆困難，不能作日記、小說、詩歌者，速讀此書。

現代知識刊行社發行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經售 每冊實價四角